



中州文表

許圭塘
王秋澗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一

姑蘇劉君 欽撰

主講小集

許文忠公

記

雪齋書院記

天地淳渾樸厚之氣鍾於北自顛寫生民俯而未泄
一旦若再開闢與物為養我國家龍興適丁其會焉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世祖
皇帝以大聖之資膺君師之任德業之盛固由天縱
亦惟一時命世大才相與扶植斯道有以繼天立極

也斯道也何道也根於降衷見於實踐傳之而濟斯
民者也三代而下道有晦明而其明也其本於經乎
金源氏之有由土雖以科舉取士名尚儒治不過場
屋文字而道之大者蓋漠如也天相斯文新安朱夫
子出性理之學遂集大成宇宙破裂南北不通中原
學者不知有所謂四書也宋行人有篋至燕者時有
館伴使得之乃不以公於世時出一論聞者竦異訝
其有得也皇元啓運道復隆古倡而鳴者則有雪齋
姚公焉至大間先生之姪牧闇為翰林承旨定握文
柄家學益明孫堉由世賞踐歷有聲今吏部侍郎著
守吾郡一日請曰子嘗長翰林寔今太史吾祖之瑩
牧闇已銘之矣書院尚未有記子其勿辭夫以牧闇
之筆猶子之於諸父公之德業精覈詳盡尚何庸贅
而書院之紀時未及也辭不獲為書其槩公諱樞字
公茂營州柳城人後遷洛陽考諱仲宏贈太師儀同
三司追封魯國公謚惠靖子煒故榮祿大夫陝西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忠秉德佐治功臣光祿
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魯國公謚文忠姪燧是為牧闇燧僉江西湖東道提
刑按察司事公幼篤孝敬長力於學天賦既高濟以

實力故其成也夫太宗擇必闍赤子教漢語文字俾揚中書惟中監督公往依焉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上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揚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醫卜人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為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留帳中一夕惟寢衣存求至水裔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遂還盡出程朱性理之書付公公得之躬行實踐發明授徒北方經學蓋自茲始牙魯瓦赤行臺于燕諸侯競培克入媚以公為郎中必分及之一切拒絕携家來輝懇荒糞田誅茅為堂置私廟奉祠四世中堂命魯司冠容傳垂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象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板小學論孟或問家禮俾揚中書板四書田尚書板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又以小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為沈氏活板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魯齋許公在魏公過魏與實漢卿相聚茅齋魯齋聽公言議正粹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

皆曰惟先生命魯齋盡室來輝相依以居卒為大儒
牧闇銘謂公所梯接云世祖在潛邸歲唐成遣平章
趙壁來徵既至大喜時召與公語公見上可大有為
乃盡平生所學為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
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次及救
時之弊為三十條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
不遺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且使授太子經日以
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壬子受命征大理至
曲先腦而夜宴群下公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
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明日早行

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吾能為之公賀曰生民之幸
有國之福也師及城飭公盡裂橐帛為幟書止殺之
令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者上駐六
盤公疾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
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刈者皆所訓植公言在太宗世
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曲阜有太
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葺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
服至日月山上親臨觀又言臣宣撫東平閱先聖大
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庸
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盍真

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
議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歲久不致崩壞
皆從之上嘗令公料李璫之反公對曰使璫乘吾北
征留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
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
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爾上曰賊將何出
對曰出下策後如其料王文統伏誅西域人群言回
回雖時盜國錢未若秀才敢為反逆上曰在昔潛藩
尚訂天下人物姚公茂言王文統學術不純他日必
反秀才豈盡皆斯人襄陽下議大舉公奏如求大將

非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不可及伯顏陛辭勅逆戰者
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
能不殺是亦一彬此皆公自潛邸時有以啓沃而簡
在帝心也既濟江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之詔兵不
踰時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
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尚不降降城四壁外縣邑丘
墟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死死
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
未肯輕下蓋懼吾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宜遣官
專輔伯顏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上皆

從之公自召居左右不去側者二十年中統元年拜
東平宣撫使明年拜太子太師辭不受改大司農四
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五年出兪河南行省十年拜昭
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
十七年薨于京師壽七十八歲士大夫哭祭如失親
戚葬輝州菊山之陽成宗朝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謚文獻至正七
年監察御史言雪齋姚先生當世祖龍潛之時首陳
二帝三王之道佐立萬世無疆之基所以闡明道學
其功大矣聖朝以魯齋許文正公從祀孔廟覃懷又

立書院先生首倡道學輝州講道之地宜立書院設
山長以淑諸人廟堂躋之今教養不弛墳經葺惟謹
公事業滿天下牧閭之銘備矣而大節在首倡經學
闡明斯道記立書院故凡有關於斯道者尤致詳焉
世言儒者不知兵蓋兵在擇將若淮安王平宋之功
跨軼今古公之薦也將貴料敵若公之料李壇古名
將不是過受命征大理首陳曹彬不殺至下臨安始
終此論開屯淮蜀勸農關中固已合幅員而混于一
矣其因記書院而竊有感於今者故雖牧閭已書而
復之非贅也是皆開國大功源於道學而其流發

之尤較著者也誠以斯道之明君臣端拱而天地
爲萬物育焉一指顧之頃爾士子之學於斯者一
誦是記知公事業之大必推其所以致此者則其為
學也至矣道學豈空言而已哉

陝西行中書省題名記

至正丙戌冬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朵朶公合其
寮案移書有壬曰吾省據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者
八十五年矣昔保釐長貳若廉希憲商挺賽典赤輩
皆蔚為名臣而無託以徵及今亟求已不可得乃斷
自後至元元年得若干員刻之石識往行勛後繼敢

子

王惟陝西當天下一百八千雖改更地之雄

則古今不異也我元大造立宣撫司以養以治中

統三年始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至元二十三年朝
議分省四川咨咨轉滯改陝西行省而四川自為省
矣中更王相府宣慰司者一尚書省者二尋復其舊
此其大較也世皇宏規遠模立中書省總于中分省
釐於外行省遵成憲以治所屬決大獄質疑事皆中
書報可而後行則為行省若甚易者然地之所直有
險易則任之所寄有重輕矣秦地形勝之雄建瓴東
夏分鎮夾輔宗子維城臣工旬宣寔任其重中統初

廉希憲為宣撫商挺副之同寅行省事治難為易繼以賽典赤之賢山川之險適足以固吾之國故地之險夷視人愚哲朝廷慎簡宜何如哉則是保釐長貳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此不容泯此所以有待於題名俾後世得以指議也國家百年來法令明備遵之者福戾之者罰若殛隨所戾而至孰敢不畏然人情有玩于法狃于習而不知畏者於是法有所不行矣而其本然之善則未嘗泯可觴之機則未嘗息題名一刻俾一見之以知某之為善使人歆慕若是我獨不此之耶某之為惡使人嗤唾若是我獨不此

戒之耶用是為政豈特以法之一助而弭惡遷善蓋有出於法之外者焉尚論古之人由周而來著績斯土者軌躅相接逖聽風聲皆吾師也若夫德于人而未忘迹于事而未熄率爾踵武其文正乎平章暨諸公竭誠踵武罔俾專美矣斯石之刻又與人為善於無窮焉後之來者知其名之必列於斯也可不畏乎虛其石以待之

晉寧路鄉賢祠堂記

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親炙而有得於私淑者已惟其不得於親炙也

世之君子汲汲有事於前脩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生沒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悅而誠服者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墜著於今有不舉者况咸秩無文乎然其廢舉亦視所遇何如人爾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就而謀之又卿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卿大夫猶能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沒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間有之矣晉寧在河東為古今名郡廟學惟地震仆而復

建講堂西四賢堂故基蕪蕪不治今總管仇侯理焚舉墜劭農敦學歲復告豐治捷桴鼓顧瞻隙地慨然捐俸金倡僚屬而復為堂焉經始至正二年孟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以祭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愚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其寄在賢或晦或明或絕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王承天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目有五而祭統乎吉然而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尊於

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道被於天下也專於一鄉者道之所著莫先於鄉而鄉人之所感視衆人為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況為聖人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意俗美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位之顯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寄者若隋文中子唐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處勲德為如何他如裴弘中趙元振之相業陽元宗司馬表聖之節操趙伯循孫明復之經術與夫金

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軌俗其風足以庶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人不待親炙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為晉人沒為晉神其秩於祭宜也然其中有從祀孔廟而又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一鄉者也使薰德而善良者益寓其沒世不忘之思非黷也昔魏杜畿為河東太守開置學官執經教授郡中化之以多儒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閩常衮下而未聞有祠今舉而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皇元之嘉會魁竒材德之生蓋鼎鼎也明其晦續其絕廓聖人之學

而任斯道之寄者豈無其人又有嗣而秩之者已侯
燕人名濟字公度化民有禮其杜畿之流乎司業名
士元字善甫則郡人也

龍德宮記

天水云涸金源告竭天一之真胚渾朔方混為慶元
流澤萬世我太祖聖武皇帝盛德啓運為民立極維
時佐命皆不世出之才足以輔成大業而上聖識慮
超越規摹弘遠惟績易凝惟道務至非博大至人曷
贊元化聞寧海崑崙山丘公其人也遣近臣劉仲祿
自柰蠻國即其地徵之公知天命之不可違化機之

不可失絕宋金使幣幡然應詔跋涉數萬里見上於
西域雪山帳殿言脩身治國撫民止殺之道大契天
心東歸居燕之太極宮後因其號易名大長春宮賜
冠服金印掌全真大教是為長春真人全真者恬澹
無為全其本真其學倡於其師重陽真君至是玄風
播而道化行徒眾盛而宮觀興矣長春法系之弟曰
太古真人郝公太古傳盤山真人王公歲己未長春
以汴之重陽觀寔是真君昇舉之地命盤山入汴主之
肇建大朝元宮構築規制之大甲江北諸宮觀丞相
史公以龍德亦古名地請盤山並主之構殿熙春閣

基之前扁無極以奉三清與朝元遂為宗屬龍德宗
同樂園道君既禪之所居地直乾位故為是名有十
洲三島亭臺樓觀極土木之侈居無何而北矣宋南
渡為道官馴至今日文醇德懿知常翊教大真人姬
公既襲教積儉儲贏以待後用至元丙子虛玄應物
通真道人李公命宮主高志和陳道祥即熙春閣基
建通明殿以奉昊天上帝營東西廡以庇其徒馳至
崇玄誠德洞陽真人徐公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
司公俱以善繼見稱八傳而至通玄文德虛逸真人
王公公名德新大均其自號也述事尤力闕者備之

弊者新之秩秩就緒矣爰自乙未構築丙子增建且
百二十年或初或暮厥惟艱哉天均念祖師經始之
難前輩繼承之勤不勒之石曷暢玄風曷永教事命
提點陳道新狀其故絕河來請有壬惟老子著書五
千餘言道德之意後之紕之者甚也謂五經不如其
約者亦非也蘇黃門謂天下無二道所以治人則異
聖人中心行道不毀世法然後可耳蓋言君臣父子
之間非禮法則亂木食澗飲心存至道以之治世則
不可也坡公見其經解有言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
為一不惟不絀而深有取焉蓋公言治道貴清靜本

老子之旨也漢文景而後為治者多宗之所以絀之者以其獨善而不兼也若長春之遇太祖言脩身治國撫民止殺由身而國知所本矣當草昧用武視民草芥之時而以撫民止殺為先其為兼也不亦大乎其有得於以道佐人主律兵不祥之旨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天下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長春之言又有契焉坡公所謂孔老為一者非牽合也即其書究之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輔佐帝王舍長春之言皆去道矣有壬因是宮道君之居而有稽焉宋自太宗建太平上清太一宮祥符窮極土木崇觀間道經設博士躋史漢列傳之次崇奉之道可謂極矣而其效漠然者非道之過不知道之過也我太祖皇帝用長春之言開萬億年太平之基此其所以為道也既為叙次其師先之槩終以道之大者使學道之徒知道之在此而不在彼嗣者知所以教不徒構築像事而已焉則祖師之道不失其傳矣

河南省左右贊治堂記

世皇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闢宣慰司於汴至元壬辰改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為都省幅員際天機務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

制魏晉有行臺齊隋所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以諸道事繁准齊分置今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丞相則設置不常佐幕有左右司都省分為二行省則合為一設郎中員外郎都事各二員一省贊畫賴焉左右司名昉乎隋唐改郎中為左右丞務趙宋尤重董正六曹彌綸省闡紀綱百司舉正文書之稽失非習知臺閣故事不在茲選我朝簡擇尤慎內外不殊由是而至執政者班班可紀河南佐幕往者不可悉考今則刑部郎中觀音訥員外郎脫因陝西省郎中趙中為郎中宣文閣鑿書

博士兼經筵譯文官哈臨都汴梁路治中伯帖木兒南臺監察御史范勿為員外郎上都留守司都事禿滿海牙檢校官羅吉董守成為都事朝議以用兵供億而溢其員也其堂舊無扁都事田入為禮部郎中請於承旨歐陽公扁曰贊治吉走書相下請記不果作及來承之鞅掌倥傯亦不暇作一日謁詔使汴梁府署密邇省治有間道可不往適過所謂贊治堂者憇焉吉輩請日記久未得茲躬履其地其有時乎乃為之說曰字書訓贊曰佐曰助平時之治且資佐助在今日宜何如簿領鈎稽其常職也非贊也贊亦

有說乎上官之曲而其直之下情之隱而其豁之刑
獄之濫而其平之財粟之出而其節之逃亡未復復
不遂農疆域多戍戍不知兵移病流弊萃於省垣治
之不力迤邐顛危而扶而持竭誠殫智治效有不著
乎且稱人之美亦曰贊世蓋有好諛而樂受欺者苟
贊其美不救其惡治何望焉抑昔人有言上策莫如
自治斯言雖為它設敢斷章為諸君獻惟自治而後
有以贊吾之治斯不負堂扁矣

遼山縣儒學記

遼山縣治萬山中平原什一岡陵坡坂墾闢殆徧而

民亦多屢以故環數百里內矇不知學俗日以媮作
縣者率以供資糧靡屨為急於學校蓋蔑如也延祐
乙卯新河李行簡來尹是縣縣以附郭屬有事于州
學管材董役李君力為居多既而慨然曰吾治雖下
邑亦設學官以總鄉校而使之儆民屋為苟且計是
大不可於是命工求木即醞務廢址構堂凡十二楹
函文位中四筵秩秩師生有歸人得矜式教諭馮成
終徵余辭記其實惟天朝龍興列聖崇教天下郡邑
莫不建學獨縣治之附所屬者其為學則不一在江
南則建設畢備越河而北附路府者且不兩有而况

於州乎今吾州二學迺獨克備李君之力可知已遂
呼其民而語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
義也禮義根於心非外至也特不知學則物欲得以
蔽之矣且人之於禮義猶饑之於食寒之於衣雖有
智者能饑不食寒不衣乎饑寒切身必汲汲乎求其
所以禦之者固無待於勸之也於禮義而不知求是
猶甘饑寒而死不求所以禦之也朝廷崇學校設教
官勸人以無待人勸者何哉誠不忍見其甘饑寒而
死強聒勸其所以禦之者此聖人之仁也閩蜀蠻徼
一變為華遼故中土人性亦猶昔也顧乃抗倥侗而
顛蒙者蓋以無啓之者也今而邑長推上意建學
以居爾教官奉常職執經以淑爾其忍閩蜀之不若
耶聞吾言必奮然有以自力矣若夫視學校為干祿
地脩天爵以要人爵則非吾之所望也學也祿在其
中不期然而然者第黽勉進德已自有以處之矣
嗚呼尚監茲哉

彰德路創建鯨背橋記

聖朝既平宋經畫遐邇大都小邑枝䟽脉貫際天所
覆猶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遷水浮陸馳舟楫
梁濟荒陬僻壤無遠不達猶氣血周流百骸用康一

或壅塞則身為之病矣故橋梁若道路路若府州縣皆專官董之歲時巡行而察其廢脩此朝廷著令示為政之先務也彰德實古相河曹甲所居禹貢冀州之域也世有廢興邑有改徙而山川之流峙形勢之雄偉津塗之要衝有不得而變者焉我朝為路路則今制而名則昉自石晉宋若金皆因之郡直孔道驛傳扉屢歷涉尤劇郡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西山萬壑之流奔橫駛悍滅防齧洩蕩然四溢官舟濟人而要需阻尼上曝下淖負挈奔渡擠排蹴蹋輿漏中流惴惴及溺水涸作橋因肆拮斂聚良用惡薄覆焉

措行者机陞莫不股慄歲一脩拆民大有輸締構之用百才一二蠹財病民不知其幾年矣西域荀公凱霖嘗監安陽縣位卑力小有志未就余待罪中書適赴調京師嘗語及是慨然曰使不武長郡必作石橋余既縱史之且語之曰果成予為若記俄陞路達魯花赤至元二年歲丙子春蒞事首號于庭曰洹橋病民耄倪具知為未逸計非石不可且嘗請諸冬官冬官可之總管馮公思溫繼至而同知阿藍判官毛刺真暨幕屬諸君莫不恊恭贊畫乃相舊渡沙深水闊抵難為植䟽鑿引水人用重勞東一里水碓廢渠土

性堅良面勢惟允基是締構事半功倍相距幾舉武後先幾年莫有迹者目力一及若發部物出莫不躍然以喜地為天寧寺業世不可牟也乃召其徒以其法語之曰佛以慈航濟渡故凡世之弘益於人者多若輩為之且聞有所謂八福田者若橋梁居其一焉則是役也若輩宜為之况而地乎惟其力之有不及也其亦難強於而哉誠捐此地吾有司自為之福田利益其亦肇基於若乎師徒聞之聚而謀曰是誠吾徒之當為而不能為有為者出尺寸地尚可靳乎相與署券入官約又不畔既得地以府帑贏息募工購

財惟石之用以尺計者數餘二萬攻琢輸輓費勞寔繁得石水治近而易致蓋昔產地也甃灰鐵鋸靡不具集安陽縣尹趙時敏實集其材復董其役恪共朝夕用底于成經始丁丑二月九四閱月而建其愜未廣而淺未濬卑未陞而防未堅者明年夏始克訖功其長亘十五尋礎基于淵兩端礮岸中作三墩折水為四而銳刃其西以劈水怒四環順列一脊穹起植欄兩翼其廣可以行四車允材假于民直有未歸者馮公入為刑部侍郎總管杜公德遠適來乃共發帑悉酬之予得請歸二公率其屬請曰橋之成國家之

四百八
福民庶之力而適歸而身履之昔之言今其酬哉予
亦昔之冬履危而夏冒險者也紀功示後記宜為也
况有言可食乎天下之事成于有志一僧子然而出
儲無宿春植一標于荆榛瓦礫之場而萬間金碧不
日突起矣天下之橋以雄偉名者多其徒為之孰有
儋天子之爵操得致之柄而反不彼若哉愚者不能
黠者不為也其或勵志率作而同僚嫉之上官搯之
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奮不顧流議而勇於
必為者鮮有濟焉初是役之興有言韓忠獻三守相
允渠水之利莫不脩復使橋可作則必先矣蓋不可
作也殊不知古人蓋亦有不及為而後人為之者未
聞古人事事盡為而後人無一可為者也昔杜預起
建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以為殷周所都經聖賢不作
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
遂作橋成則知古人之立事亦未免譁於浮議而成
於定力也噫作者之難若是俾其功勿壞而施於無
窮則有望於繼者焉既為記之又采輿人之誣為之
頌曰

洄水激激載伏載流始于濫觴俄而勝舟胡為悍肆
奔騰喧逐揚為驚濤激于堆埼倅馳孔殷商途攸出

乘危將墜濟險慮覆歲狂日偷安斯匪今孰急其病
而疚其心豈無徒扛亦有輿梁股民之膏視為故常
膏腴靡恤事功奚益枯株槁壤載胥及溺乃有長人
職思其忠心匪石轉詢謀復同浮言說說謂古有賢
而不此作豈昧于前我不爾咎爾亦匪証我病誠切
孰興孰除千夫運斤山石為竭曾不逾時橫空截薛
鱗集擲比堅猶累玉蜿蜒龍卧岩岩雲黠昔也江海
今而堂閨偃僂絡繹書提夜携允今之人盍究所適
旦播未周夕求其實有為遠慮人即迂之惟畧近效
久大可期繼今有位勿怠其成水厭橫流岸虞善崩
江水激激頌聲洋洋百世而下於戲不忘

上清儲祥宮記

勝國之崇事玄教也導原於端拱懷襄於祥符崇政
土木之跡可徵焉汴朝元宮通玄文德虛逸真人天
均王公屬記上清儲祥宮屢倅不倦乃徵其跡而叙
之宮始太宗作於朝陽門外不五十年而火以其地
為禁軍營監察御史裏行包拯上疏請勿脩故也又
三十七年後事脩建歷十三年而後成蓋元祐六年
也翰林學士承旨蘇公作碑未幾誣以失實毀之令
蔡京別撰金源氏復葺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有文

歲壬辰天兵下汴宮觀僅存師徒解散時全真之教
 方興長春立公起海濱至西域見太祖皇帝論治道
 以脩身治國撫民止殺為對上大悅命史錄之長春
 法系之弟為太古郝公太古傳栖雲王公長春以汴
 重陽觀故其實主教重陽真君昇化之地命栖雲主
 之管建幾三十年是為朝元宮丞相史公復請兼主
 太一上清龍德諸宮觀事惟上清為潦水所圯規制
 宏闊力不能復命巨提點者購地於惠和坊為畝六
 十撤故宮材崇三清之殿于前次列真之宇于後神
 門壇壝左右雲堂四周接屋餘百楹雖非其地而名

不泯也泰定三年虛白文逸明德真人天游孫公以
 故宮之基石刻故在不可終廢命提點純素清逸大
 師黃道真從事脩復道真殫力承命遂成三殿尊玄
 元聖像于前奉栖雲祖師于後翼以齋序繚以周垣
 庖廡場圃所資悉備視舊規雖有延庭而存古脩廢
 功亦懋哉愚嘗記龍德官言道之在此而不在彼者
 悉矣茲因天均之請推太宗之初意且讀蘇蔡之文
 而重有感焉太宗意止清靜無擾讀道德經慕其所
 趣詔近臣曰虛靜致治老氏之深旨也無為之道當
 力行之斯言果踐其有契於老氏之旨矣蘇公謂道

中集

口文

二

湯

惠

寫

家者流本黃老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飛仙變化之術丹藥小技皆歸於道然黃老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脩其本而末自應可謂盡善盡美矣京之言則謂宮在國東為震為春為仁於應為子孫太宗作宮子孫衆多為生真宗受封國者八王火於仁宗再造於神宗亦子孫衆多受封國者九王蓋因方士言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之地故太宗神宗多男火于慶曆不事脩復故仁宗卒以無子京雖不訟言之而其意實在是也斯言不幾於法巫醫史之說乎即二文之去取有以見宋之不能國也嘗論宋三百年道學之明家法之正人才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無與倫匹至於崇玄虛攻土木不能無議焉是宮于世變之後繼其教者易地作新且復其舊天均增其未完葺其已弊不煩縣官服勤致用可謂能已後之嗣者尚沂老氏之旨以繼列師之志則玄教不患不興玄教興則祠宇不患不復是為記

公生明堂記

彰德屬州曰林俗淳訟寔號易治且山水可適高唐孫君徹徹焉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是州上官與其

能小民安其政山水之適則未遑也州治西北有公明亭圯廢已久金承安間朱黻記文石刻故在一日孫君洎其守若僚請曰亭故游息地今不能復其扁則可取然不若用其全句之該也因書公生明三字揭之州堂日視以為儆予喜為書之既又請抒其義以發其鄙請亟而切乃為之說曰公之為義大矣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黃帝之治天下語其輔佐亦曰公而不阿而已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說者謂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則是公之為用通三才而一

自天子以至於嗇夫板尹不可須臾離者也人稟天地之中以生具衆理應萬事者心也虛靈洞澈無物不燭一蔽於私蒙昧昏錯而其本然全體固自若也苟卿於是立公生明之說啓人至矣蓋公也者無私之謂也無私則淨淨則明明則如鑑照物妍媸黑白舉無遁形明也者公之發見者也而所謂生者謂有此公即有此明猶播種于地而必出焉以之扁堂觸目儆省而又克己復禮以立其體應事接物以適其用不徼名以為公不任數以為明一毫私欲無自而入理之微地之遠莫不瞭然在吾目中尚何覆瓿

字三百六十五
之有哉若夫不下比以閭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
中不以私害之苟卿所謂公士者諸君得之矣惟公
生明之極致尊君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將不
為通士乎諸君其勉之

碑志

勅賜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司三司上柱國曹南忠宣王神道碑銘并序

曹南忠宣王薨六十年若乃祖乃父豐功高烈慕道
之石咸未有紀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十二月己亥中
書右丞相臣脫脫左丞相臣帖木兒普華等以聞勅

中書叅知政事臣有壬為銘翰林學士承旨臣慶

為書翰林學士臣玄篆其額臣有壬承命兢惕而竊

又自幸皇帝不以臣庸劣俾叅台司而王之子臣脫

歡宴平章政事世講義薦當悉其世家飭其未至以

章眎來世矧威命有赫其取以弱陋辭王諱阿刺罕

蒙古札刺兒氏祖諱撥澈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

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諡忠定父諱也柳干贈

忠宣靜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

柱國追封曹南王諡桓毅祖妣塔拜妣滅列俱追封

曹南王夫人忠定幼宿衛太祖皇帝服弓矢割烹征

屢有功竟死於戰桓毅嗣宿衛事岳里吉太子從闕
出忽都克太子伐金遂侵宋以功陞萬戶尋以天下
馬步禁軍都元帥副大將察罕征討察罕沒遂代之
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至廣陵戰沒王嗣職統其軍
己未從世祖皇帝渡江破宋師隆興北山還上都賜
黃金五十兩中統初詔將所部討阿藍斛兒渾都海
追至河西有功二年從征阿里不哥賜金籠一文繪
九三年從宋王合必赤討李壇賊搃老僧口日夜搏
戰走之奪其輜重進拔濟南賜金鞍文錦各一黃金
如上都數四年春錫虎符銀章至元四年有事襄陽

宋師安陽灘賜白金衣物五年大軍圍襄樊分戍
百丈山以掎宋師戰屢捷十年拔襄樊十一年畧地
郢復奪郢州南門堡視地勢可達戰艦于江遣撒里
蠻白大將自沙蕪口入江取鄂州沂江陵復遵陸畧
地至鎮江十二年擢昭毅大將軍仍蒙古軍馬上萬
戶權行中書省事駐建康與右丞相伯顏參政董文
炳為三道水陸分進期集臨安王以右軍取道獨松
關破東壩砦至護牙山遇宋師手斬其將杜總管獲
甲盾數百人溧陽界復值宋師斬騎將二人禽裨將
祝亮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千級進拔溧陽獲首虜七

內 集 陽 東 寫

四百八十一
千戰章步橋斬其將吳奉使斬首三千級進攻建平
破之斬吳許兩總制拔廣德西安長興攻獨松關禽
谷總制至栢市禽其將張八斬首二千級進中奉大
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十三年三軍會臨安宋亡九
月徇浙東未下郡邑所至納款降趙提刑等五百餘
人追宋宗室秀王與擇于閩至福安轉戰四十餘里
殺其步帥觀察使李世達于陣俘與擇及其子弟監
軍趙由憫防禦使林德獲印章五噐仗萬計安撫使
王吉等皆望風降偏師入興化禽宋相陳文龍招降
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平十二月以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十四年入覲進資
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仍宣慰使十六年進資德大
夫行中書省右丞使如故十八年入覲賜玉帶弓矢
進光祿大夫中書省左丞相行中書省事統師四十餘
萬征日本次明州而薨年四十有九是年十月吉日
葬曹州濟陰縣郭村之原初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加贈推誠宣
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曹南王謚忠宣配脫端闕闕倫忽都臺並封曹南王
夫人子男二曰也速迭兒襲左手蒙古萬戶天曆初

有擁護功遂叅預河南省三轉知樞密院出為河南省平章政事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入為集賢大學士進銀青榮祿大夫薨曰脫歡起家同知蘄州路四轉為河南左丞由南臺侍御史再遷為西臺御史中丞母疾棄官歷江西湖廣江浙三省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拜南臺御史大夫改河南平章以母老辭至元六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在政府念母老而遠語及輒流涕南臺總十道按三省非重臣不可復拜御史大夫且便其養也女五人適管軍總管忽剌出貴赤衛副使八合謀蒙古軍千戶塔察兒真定路

總管哈剌孫蒙古右手萬戶也兒古尼孫男女若干皇元以仁武取天下艱難肇造與共事者惟國人爾而國人中尤賴以濟者若札剌兒氏則四傑之一焉王之乃祖乃父無征不從無戰不捷而所部之上威信素著如臂使指無不如志天下既一俾率其部而世其職雜居心腹之地以制四方世祖皇帝萬世之遠圖也王明而恕謀而有斷始襲其部士皆樂為之用提兵鼓行指期制勝其追叛河西攻堅歷下力戰襄樊畧地郢復可謂雄偉之績矣若夫卷甲沙蕪而長江失天塹之險分節獨松而重關若無人之境卒

使宋主面縛海隅風靡則無忝爾祖而世篤有加焉
 日本之役未至而薨厥後蹉跎貽悔議者謂使王在
 當不至若是也皇元屈群策以一區宇舊勞之臣者
 艾熾昌者非一王暨祖考皆死戰陣以致寧救乃身
 不享之昔賢謂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
 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富王壽不滿其
 德而二子佐列聖重熙之運皆致位崇極王薨甲子
 一周矣賜銘墓道哀榮益新又立祠建康賜祭田千
 畝世福蓋未艾也嗚呼崇德報功朝典綍矣歸美報
 上獨不在王子心乎臣有壬謹再拜稽首為之銘曰
 於赫天造秉鉞四馳艾夷蕪梗以式九圍河翁嶽喬
 貴胄接武闢如奮出奔走禦侮桓毅之子忠定之孫
 率我舊部勗我鋪敦帝命南伐清襄技郢夷庚既塞
 我旅爰整嘽嘽匪車舟乃陸通投鞭斷江率澣而東
 三軍荷角分趣吾會遂啓溧陽肆我禡類崩角稽首
 漿壺食簞廣德弗城獨松弗關大會臨安組頸道左
 乾坤清夷四方來賀最爾島夷乃敢不庭皇風播海
 長星墜營訂討郭原鬱鬱王兆焯勤崇極申以廟貌
 既歷五紀益文其碑亦惟天道遲速有時假寵九原
 追功未墜聿聲其休永錫來裔

內集

中山文苑卷三十一

三十一

湯

惠

寫

勅賜興元閣碑

太祖聖武皇帝之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培植煦育民物康阜始建宮闕因築梵宇基而未屋憲祖繼述歲丙辰作大浮屠覆以傑閣鳩功方殷六龍狩蜀代工使能倅督絡繹力底于成閣五級高三百尺其下四面為屋各七間環列諸佛具如經旨至大辛亥仁皇御天聞有弊損遣延慶使搆思監輦錫葺之又三十一年為至正壬午皇上念祖宗根本之地二聖築構之艱勅怯忭府同知今武備卿普答失里暨嶺北行中書省右丞今宣政院使月魯帖

木兒專督重修歷四年方致完美周塔塗金晃朗奪目閣中邊頂踵巨細曲折若城平隄聖靡不堅麗精至重其門繚以周垣煥乎一新懸官出中統楮幣為緡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費視昔半而功則倍之丙戌十一月七日上御明仁殿中書省臣奏閣脩惟新不可不銘勅翰林學士承旨臣有壬文諸石臣有壬拜手稽首而言曰天地運用之妙臣無得而名焉即其形之近者言之風雷雨暘之散動潤烜發生萬物者皆自上而施于下源泉陂澤之流通抒泄灌溉大田者亦由高以及乎卑我國家興王之地俯瞰萬國

內集

文獻通考

卷三十一

禮部

勅賜

興元閣碑

大聖人首出庶物位乎天德引闕孽萌紐牙開闢而後蓄而未發之氣以資始品彙自上而施于下由高以及乎卑故澤之流若高屋之建瓴師之出如太山之墜石功烈之成登三邁五漢而下莫我儼也定都和林造邦之基立矣太宗憲宗雖干戈間而以不嗜殺人為心聞象教清淨覺皇慈仁之旨有契宸衷資其說以格蚩蚩之未格者非大示尊崇則無以為感觸之地而大聖人粵空四海撮土八埏囊括宇宙席捲河山之量寔兆朕於是焉臣有壬生長熙洽之世朔南名利罔不歷觀聞嶺北人誦閣之大竊疑其夸

質諸嘗行陝蜀江廣閩浙且仕嶺北之人信天下之關無與為比也昔祇桓寺基八十頃一百二十院祇陀須達二人成之我國家富有四海視布地之金特錙銖爾則此閣締構之峻偉傑峙與雪山相高鸞嶺倅盛宜也閣始無名但以大閣寺著稱皇上賜名曰興元之閣蓋經始之日實我元順天應人龍興之初名協于實矣且和林自元昌路為轉運司為官慰司又為嶺北行中書省丙辰迄今九十一年而列聖駿極之蹟雄都瑰異之觀無一人一言及紀述者一旦形諸玉音刻之堅珉遲速其亦有緣乎於戲休哉為

大利益可量也夫銘曰

鴻蒙再一再初聖神立極卑黃虞建都乃握天地

樞俯拾萬國如墜枯磬磬赤子饑待舖后奚後我來

甘一天戈豈欲專天誅心以不殺人自孚顧茲象教

非虛無與我異世而同符以大智慧明群愚開極樂

國包蒙區祗園方欲鳩其徒乘龍遽爾及鼎湖後聖

繼作志不渝巍巍成此兜率居不宏其規豈遠模轟

天拔地高標孤中有屹立金浮屠諸佛環擁分四隅

至大脩廢走使車三十一年等須臾吾皇法祀恢聖

謨坐令金碧新渠渠厖恩覆博均堪與如閣容塔綽

有餘中言有清帝曰俞汝臣有壬其大書不騫不磷

磐石如億萬斯歲綿皇圖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一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一

內集

姑蘇劉昌

欽謨

許文忠公

去唐小墓

碑志

大元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賜推忠守正亮節功臣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暢公神道碑銘

泰定丙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暢公薨十年矣制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內集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一

十一

湯

惠

寫

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又十年加賜推忠守正亮節功臣官勲如故伯子江東道廉訪副使篤將後君之賜灼公之善範後之承也諗其友許有壬叙而銘之碑叙曰公諱師文字純甫上世居汴公生洛陽大父淵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魏郡伯配田氏贈魏郡太君父訥叅汴侯幕一府服其賢注地理指掌圖有詩名公幼警悟貧無書手抄口誦甫十五博覽經史弱冠謁魯齋許先生先生賓遇之高弟若姚公端甫高公道凝皆相推友善中原底定慨然有志於世上時政十六策受知丞相安童補右三部令

史丞相伯顏南征選為省掾從攻揚州常州下蘇秀臨安歸裝獨載書籍無一長物編年宋實蹟上之初官承事郎行樞密院都事重慶叛竭謀畫諾諸城相率內附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郎潼川路治中拔寒畯王朝綱王伯寧韓伯昌為府史後皆至達官脩府治發地得白金五十錠同僚分公十錠公獨不受以脩廟學傳舍餘作酒器給公用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尚平簡反側以安擢僉四川道按察司事世皇知其賢詔所至毋敢沮撓給三傳赴上至則擿姦雪寃興學除弊風采一變有

旨若曰暢純甫不貪佳士也其令與臺臣王速帖木兒為侶遂拜監察御史糾劾權貴憲綱肅然上所募農書遷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民植闢荒田農事以興俄僉陝西道按察司事時按察改廉訪司精汰舊官獨副使盧公處道暨公仍舊興元監軍怙勢肆虐得其贓奏決之移僉山南道枝江歲防水役衆往返四百里供給尤苦公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亦都護駙馬之徒大為民害繩其尤者流之改僉山東道入為國子司業教育有規諸生服焉除陝西行省理問始至決滯訟三百餘事若右丞圖滿

迭兒之訟家財宣使鞏士安之箠折民齒開成同知張德昭之利文財而奪之歸皆强悍有恃官不能制者併實於法引疾歸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成宗賓天武宗撫軍朔方仁宗淵潛覃懷而中官屬意安西宰相知其不可乃集館閣議以察向背公與焉即颺言曰此宗社重事詎宜苟且衆皆默然又曰余病矣請歸調治遂拂衣而起仁宗入京始出視事草至大改元詔脩成宗實錄賜中統楮幣為定一百加少中大夫請郡除太平路總管兼勸農事歲旱當禱公曰聞先旱必哀於民天可欺

乎乃捐俸致禱不日沾足當塗民坐殺牛祈雨囚械者六十餘人公惻然曰雨暘愆期守令責也民殺牛致雨爾縱不愧于心尚忍聽其訟乎即破械出之舟有沂流觸汭流之舟致溺其人累讞不決公亦縱之吏持不可上其議憲司卒是公議秩米收貯盈屋公曰吾家人能盡此乎呼寒士小民恣其取去分憲至郡必謁公曰公治內無事此來行故事爾至屬邑曰暢先生治內何敢久留後守為之立祠于學召為翰林侍讀學士階中奉大夫奉勅撰王勃成道記序等文賜白金兩錠不受尋除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

視事五月歸中書遣編脩官李木魯翀奉翰林學士之命以請起至汴以疾歸延祐四年丁巳秋主河南鄉試歸次襄縣西顧長安發丘壟之歎因感疾十月朔薨于縣之傳舍某年某月某日葬于襄縣峴山之原配移刺氏上世遼貴族佩金虎符萬戶某之女先公二十年卒兩封魏郡夫人三子長篤也廕淮安路判官轉將作院經歷拜西臺御史移南臺陞都事除江浙行省員外郎改僉山東道廉訪司事入為監察御史階太中大夫為今官娶李氏子六人勉國子上舍生年二十七卒勤劬勵勁皆幼女五人次曰騫

集 陽 惠 厚

不仕娶成氏子勛女一人次曰駿娶蒙古氏子四人勛勛助勝篤駿魏郡夫人生騫曹氏出也至元之初際興王之運得賢為盛而文學之士措諸有政拔出流俗藉其在世若魏公者混一來可數也公制行孤潔足以俯視一世立志高遠足以上追古人天下之人莫不驚歎以為異人而不知者造訕騰議公亦不恤也若夫從南征而垂橐歸得地歲而用諸官屢辭上請盡揮祿入雖公小節而其胸次為何如哉高公彥敬為山南副使移文言不可居公上者三謂公官五品先十餘年不可犯積薪之誚渡江孰不富貴至

今家僮僅數口寒士無異勢利無一動其心高節清風殆不可及且兄事三十年義雖朋友愛如同生一旦岸然其上實不自安犯此三不義何以糾人之非即日辭去觀此則當時俗化之美士大夫風節之高公之所以致此者可知已朝為侍吏暮徼倖躡數級傲然為長吏為同列者聞二公之風亦可少愧哉公作守得古循吏體執憲有古遺直風至於立朝抗論不恤利害則其較著者也其為學宜專館閣備顧問而中外十轉始為國子司業又出為陝西理問入翰林才一轉官尋又出守再除翰林則老矣豈一時人

才之多邪抑當時名爵之重雖如公者亦若是而已
邪一技一能與不能操觚而專局至通貴未止者則
又有命也邪然而列聖知遇多士推服太史有錄太
常有謚加贈有號而又承家有子則天於公亦厚矣
讀書一過目即不忘假友人宋長編不浹日反之友
訝其易公曰予舊熟之有忘者申之爾友記僻事數
十驗之應荅如響為文力追古作盧公處道以為似
太史公而姚公端甫亦稱純甫實善文著述多而不
存藁副使所萃才十一爾其見於世者不專於文也

銘曰

魏公之出際時淳興挾策見世淵淵遂騰宋木斯拔
蜀蔓有芳簡牘既資替益惟弘陶之不拗撫之不拒
以隄厥潰以撤厥弼壁求簡編土視金繒皇皇使車
爰七其乘善則爾揚愆乃爾繩學政聿脩郡績載凝
掌帝之制適天之夢大議不屈長江可溯名日山重
家不縷增歸來自樂飲水曲肱有介如石有潔如冰
峻如絕壁孤如秋鷹施張翫世中別淄澠夷考其行
不渝九徵聞公之風貪懦自懲宰木已拱恩光日昇
漢江汪洋峴首峻嶒元凱多事慮及谷陵惟德惟神
有愴威稜景而前脩昌而後承登世于千物莫我敢

較

武昌路武當萬壽崇寧宮碑銘

武當均州山先名太和道流謂其峻極秀絕非玄武神不足當故更名武當勝國端平甲午兵搖襄漢均民走鄂深神德不能忘鳴于官行武當祠于鄂為冲霄壇制使孟珙禱于神有齊安之捷易壇為觀蓋復崇寧額也我皇元至元庚寅升武當萬壽崇寧宮地據雄峻鶴山亘其後大江朝其前雲關局深石磴梯危大殿高堂傑閣危亭長廊縈帶通樓環匝百神霄宇羽流栖息壇墼鼓鐘學館庖廡輾轉錯布仰觀樓閣玲瓏在五雲絕頂俯瞰萬間鱗集煙靄蔽虧若洞庭觀波濤目為之眩而山川形勝闐闐盛麗金碧丹牖高下相輝玉京十二樓不得而見之此亦人境之洞天也泰定甲子又改作玉皇閣凡十二丈深廣相若由甲午迄至正甲申一百一十一年壇而觀觀而宮若算故若建新幾人幾日幾工幾木而甲申之二

月戊午掃於一炬洞真明道冲妙真人住持提點兼領諸宮觀事顯君大震職宮事餘四十年勞瘁已至時當茲擔而彼所謂劫運乃丁其會常情體解氣沮方偕其徒曹大坤等以已贊率衆力任其復而威順

王寔鎮是邦主贊允恪重起兩廡甲子樓三十一間
以其下內半為雲分歲丁亥三清殿成深廣十尋高
九丈加舊制二之一又建玄天上帝殿聖像侍從供
器靡不傑功而又一亭巖石以紀綸紵運機為歲以
待禮讓餘凡編講日以就緒矣昔閣之成嘗屬予記
亡父玄教大宗師爾開吳公亦屢為言時待罪政府
多事因補遂至今日乃已丑八月書來告其撥拾煨
燼有成仍命予志天所謂劫運者吾儒所謂數也天
地且有數人力之一靈神靈之託其能出天地之外者
乎其成其毀有不必究者已玄武之祠昉宋真宗我
朝至元己巳龜蛇見於高梁河以為玄武之祥為築
昭應宮於是武當之山若增而高矣是宮之名雖主
玄帝而巍然南面朝五帝者實主玉皇玄帝五帝之
一也若夫北方七宿為水之神寓形龜蛇者世既聞
矣主之大者蓋嘗厥旨玉皇禮家所謂昊天上帝也
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
神以妙用謂之神主宰者不離乎功用而能妙用者
也日月之運行風雷之鼓舞山川之流峙人物之生
息皆功效之著者闔且闔於斯往且來於斯視之而
不見聽之而不聞則有妙用存焉先王之有天下也

以為萬物本乎天故祀於郊園丘以象其形蒼璧以象其色樂九變以著其數猶曰維天其右之其之為言不敢必之辭也不特此也群祀亦然或求諸陰或求諸陽不可方數徵形狀索也自神仙好樓居之說行遂有作崇臺傑觀以候之者嵩呼之間巨跡之見真若可以形聲相接而像設濫觴於此矣其始也施之羣祀其卒也於上帝亦冠裳而宮室之矣聖人以神道設教上智昭昭無幽不通下愚蚩蚩既顯而蒙孰為民彝孰為帝衷可使由之而不能使之知也今號於衆曰帝以主宰言其不啞然笑者幾希孰與樹

天之華構揭上帝之高居使瞻而仰之者舉手加
曰上帝臨汝無貳爾
是而舍惡從善之心油
而生矣是宮之建顯
巧祝釐庇民者固自有
而使民觀感日遷于善聖教之助不又多矣乎銘

曰

岷江東涘鄂城西

嶼崇宮仡仡天關失

灰飛瞬息剝胤碩果復
 三華屹崒九光赫奕雕梁龍矯文瓦鱗集棟吻椎鼇
 闌腰雌霓踈楹綺結
 屏翳擁幢豐隆列戟桂漿醴素蕙肴蒸碧靈霜清厲

廣樂翕繹瑤草肥露玉華酣日紫豔已甲蟠排行實
祥鸞朝朝瑞麟夕夕玄龜左顧靈蛇右翼山川開朗
神人愉懌物具阜康世允寧謐丕冒神休永奠人極

元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銘并序

天厭宋金之不能君其民也篤生大有為之君以君
之我太祖聖武皇帝順天應人龍飛朔方豪傑雲從
四傑而下儼功輩出若丞相鎮海善人者也二世
孫僉河北河南道肅文
丞相奮庸天造
事以
狀其
曰
孫席世少文

一謚稽稽諸麗

心銘封謚

銘不

孫乎敢再拜請愚昔長史館與脩功臣傳家報疏列
至有炳炳在人子孫不能具一言一事者竊嘗譙其
後而悲其先也僉憲殖華學穎出群從思弘世德嘉
其能後故不讓而筆之丞相名鎮海即稱海系出怯
烈氏或曰本田姓至朔方始氏怯烈曰實怯烈族時
同名者三因主屯田故加田別之有勇畧善綺射從
征屢有功歲丙寅長百夫從宗王百官於班竹兀那
黑河同盟恭上太祖成吉思皇帝尊號倚注日密書
不釋鞍夜不解帶為札魯花赤征太陽國賜御馬一
破曲出國汪國魯國賜珠旗金虎符銀印為問里必

四百八十一
總屬官金符十人銀符五十人征塔塔兒欽察唐兀
只溫回回契丹女直皆有功承命闕兀里羊歡地為
屯田且城之因公名名其地曰鎮海又曰稱海俾公
守焉局所俘萬口居作後以其半不能寒者移弘州
孫塔哈察襲監弘州及其局風宜春綵屑供天庖若
諸樹藝為設提舉以司之亦以公子孫世其職時諸
蕃畧定遂南牧至撫州與金將忽察忽思戰流矢中
右脅給其衆謂不傷累瘡復戰竟拔其城賜白金俾
為後證既拔燕都命公登大悲閣環射四矢所至市
舍悉以賜之尋受顧命奉太宗登極收天下符節獨

公聽留復以貴戚金符官隸麾下拜中書丞相偕塔
察兒雪別及取汴京河南河中裕均蔡得九龍旗乘
輿椅蓋悉以賜公中原既定錫恩州三百戶為實封
世食其賦為置官守始立中書省尚左公為左丞相
繼尚右改右相歲乙未八月二十一日薨於家上惜
悼不已賜金幣治喪命百官致祭葬弘州北阜立祠
其上憲宗嘗拊髀嘆曰使吾得鎮海江淮何憂惜其
亡矣世祖立極又以公舊部及降虜千人為貴赤命
公之孫莊家為千戶魯孫也里卜花為百戶世所謂
十七投下此其一也在干戈中每以進賢為急河西

得亦吉兒赤匠官得崔後其子皆為名臣陰陽得田
仕至大司徒得儒十三人後皆知名一人滅兒吉真
太祖所賜嬪妃也初克蔡俘金公主其亦以賜公子
男一十二人曰要束木為札魯花赤佩金符札魯花
赤之曾孫脫火赤龍貴赤十戶玄孫保保襲中衛千
戶曰亨古思從世皇有功雲南為濟南益都宣慰使
曰濶里吉思僉憲高祖也孫若干人曰八十八僉河
東道廉訪司事按攤不花淮東廉訪副使曾孫脫烈
靖州路達魯花赤僉憲大父也子孫繁衍碑不具載
世有恒言飲水黑河最為勲舊公實與焉國史曰脫
必赤顏至秘也非有功不紀公名在馬錫戶樹官傳
之子孫祖宗來可屈指公則二焉即是觀之豐功盛
烈雖家乘紀述容有逸畧而其矚然大者不可掩也

銘曰

雲雷經綸屯將作解元氣鼓動大塊斯境豐隆屏翳
相為後先亭之毒之以基我元於赫代工開天伊始
同盟黑河有如白水轍環曷征何堅不摧戰功曰多
我實有之珠旗揚揚金符煌煌從官如雲君賜以彰
天荒既留城翼翼樹藝告成百工以集郢律回春
奏食靡艱俾爾子姓世尸厥官族鋒雖利吾忘吾脅

恬然不傷嬰鋒蹠血拔燕論功旌以殊禮四矢所至
悉公之邨帝曰汝賢其長中書汴蔡底平金社遂墟
眎功頒賞賜戶三百世掌食采有官永額不懲首離
優游考終九重震悼賻腆祭豐弘惟桐鄉庸昭崇報
有穹其封有恤其廟秘史紀名永終不墜顧是刻文
益示揚厲

大元故贈光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阿塔海牙公神道
碑銘并序

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阿思蘭海牙致政家居遣其子

都水少監仁歡奉蒙乘請曰老夫賴先世餘澤竊祿
位有年而吾父平章公墓尚未表非慢也顧盛滿難
居功名鮮終恒懼不克負荷遺羞丘壠君恩如天幸
賜骸骨養痾田里年且八袞吾知免夫子知我其銘
之有上讓不獲本其狀序曰平章公諱阿塔海牙畏
吾爾氏世為高昌望族祖王龍阿思蘭都大都大華
言巨室也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
知政事護軍范陽郡公祖妣月禿堅追封范陽郡夫
人考諱哈刺阿思蘭都大當太祖皇帝肇建區宇國
主邑都護發兵攻金斬其長史聞滅乞里有異遣將

恬然不傷嬰鋒蹠血拔燕論功旌以殊禮四矢所至
悉公之邨帝曰汝賢其長中書亦蔡底平金社遂墟
眎功頒賞賜戶三百世掌食采有官永額不懲首離
優游考終九重震悼賻祭豐弘惟桐鄉庸昭崇報
有穹其封有恤其廟秘史紀名永終不墜顧是刻文
益示揚厲

大元故贈光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阿塔海牙公神道

碑銘并序

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阿思蘭海牙致政家居遣其子

都水少監仁歡奉蒙乘請曰老夫賴先世餘澤竊祿
位有年而吾父平章公墓尚未表非慢也顧盛滿難
居功名鮮終恒懼不克負荷遺羞丘壠君恩如天幸
賜骸骨養痾田里年且八袞吾知免夫子知我其銘
之有上讓不獲本其狀序曰平章公諱阿塔海牙畏
吾爾氏世為高昌望族祖王龍阿思蘭都大都大華
言巨室也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
知政事護軍范陽郡公祖妣月禿堅追封范陽郡夫
人考諱哈刺阿思蘭都大當太祖皇帝肇建區宇國
主邑都護發兵攻金斬其長史聞滅乞里有異遣將

命偕察魯四人馳告行在且具欵誠上曰果如爾言其告爾主以方物來對曰皇帝幸生落高昌高昌身且不敢有何有方物復命輦寶貨金織段以獻由是高昌內附因留宿衛從太祖南征卒于柳城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范陽郡公妣燕帖你追封范陽郡夫人公宿衛積勞除塔山屯田打捕提舉不就卒于京師昭回里第年七十一葬城西小南莊之原贈光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趙國公配八剌忽都哈封柳城郡太夫人卒于濟南年八十四大元時長憲山東護樞歸附

男二長大夫也次寒因海牙同食宣徽院事早卒嗚呼世臣大家上有功而下有承得以世濟其美者公一門其庶幾乎公性恂恂而志趣超詣由近侍出官非其志也嘗曰我先人有大造於高昌氏子孫必有與我不必為也夫以右丞之賢明畏天之義一介往來舉危亡之國而措之安遇知太祖夫苟引年居高位享厚祿必矣乃鬱而不發蓄而不泄至公又植而不食必再世而後顯是蓋遲速之有時非人力之所能及而啓之於前者固已逢涌而不可遏公卒時大夫已拜南臺御史流澤之來浩乎其沛然矣其淳

雲富貴優游以老宜哉大夫以卓越之才起家監縣
為良吏入臺為材御史出廉諸道為剛明使者入中
書分南臺為天子重臣歷九朝官二十七轉天下識
與不識皆知其名而又躬服儉素衣無錦繡居無華
飾榮寵方至退然若虛文皇嗣位聖眷益隆玉帶上
尊錫賚相望至為玉刻署押以示殊遇當是時苟假
寵于上為先世要美謚作豐碑亦何求不得顧乃自
抑若不能加於其先有於其身者必遲回以待於致
事又遲回以至於今日不請于上不謁于太常擇所
宜為者自為之視世之朝暴貴而文龍賜碑者有間

矣二子長少監也次月祿海牙少監二子寶哥寶山
俱宿衛內廷公生世為賢子為賢父歿而享其寵嘉
出於尋常身大官無聞者萬萬也其可銘也夫銘曰
於維趙國作德于逸而小心以緝不柔以伎不競以
亟以承其先烈以裕其胤息其先伊誰實為右丞子
子其征屬屬其盈高昌之望曰命歷常主命不辱而
天威肅將輦其金玦篚厥玄黃歸我聖皇以救寧一
方大夫繩武不遠伊邇右丞有孫趙國有子坦坦如
砥矯矯如矢維天子使靡不極所止宜爾錫爾山峙
川委繫來世之祉城西之原有樹有封刻銘豐碑百

世可宗

故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葉先生墓
碑

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葉先生諱瑞字
宗瑞遠祖祖洽宋熙寧間廷對魁天下曾孫廷秀由
邵武徙建昌新城春秋擢第官至朝請大夫知梧州
言事忤旨仰藥卒子遠宣教郎奉樞歸次采石而溺
孫茂祖甫四歲母饒夫人抱以依姑趙趙居而教育
之因為金溪人中鄉貢進士舉娶趙生四子先生其
叔子也幼尚氣節致力經學以及百家皆得旨要其

為舉子業不蹈時習或戒以希有司旨先生曰吾為
是區區而博吾師說乎益篤志為己之學進士公卒
先生甫冠背產悉分弟妹而躬耕以食趙夫人卒足
弟四出先生獨力營治久乃幡然曰昔親在不敢離
親亡矣充吾學為揚顯者不力可乎歷甌越會稽瑯
琊涉汶泗過洛入秦道晉以達幽朔無所遇最後至
遼東世臣洪氏以好儒聞闡義學方難其師有以先
生文行言於平章君祥右丞重喜者及見大悅館而
師焉諸子彬彬以文學濟其世美遼東之人翕然知
向學者先生力也朝廷以右丞薦授遼陽路儒學教

授再調大寧路陞將仕郎江州路湖口縣主簿攝尉事盜久逸者皆獲之憲司檄按德化縣疑獄即得其情覈虛糧決滯訟縣以治聞轉撫州樂安務提領俄請老授前官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家壽八十有五其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娶趙氏生子順女適孔景仰繼黃氏生子升寧都州夏河寨巡檢女適湖口縣典史杜復身繼王氏生子大有廐宜春揚橋務提領女適高安白沙寨巡檢孫鐵柱孫男三人續綱繹女三人先生年五十始出卒能致官而行上學迹徧海內乃得返鄉里至於休致而終于正寢

雖用不盡其施而教之振于東善之淑於人者多矣遺文四十卷庸學提要六卷周易釋疑十卷於虛博矣哉中原貢舉廢將九十年江南亦四十年有壬少時先公教之曰金源分裂且事貢舉國家之大未有不行但遲速有時爾力學以俟當有際也時混一才二十年故老尚多幸及從學粗有得也尋以校職從事山北憲貢舉詔下乃棄而應薦先生實主文遼陽科制廢久內地有所不悉遼陽在東僻有司一切昧於奉行先生纖悉教之蓋江南內附時年已三十餘矣習於場屋條制者也監試僉憲田時佐曰微先生

幾不能奉詔有士既獲薦文入禮部經問之與策問之切見者莫不駭異先生在湖口方鳴金鼓行江有士歸省臨江遇之中流歡甚至順庚午有士為兩淮轉運使先生惠然肯來年八十四矣飲食起居猶昔也手寫大學中庸二書注字如蠅頭以與小兒留月餘歸明年遂沒又八年升來武昌請銘將刻之阡茲銘也其誰宜為銘曰

於虜先生志壹學醇友善行道耻為鄉人昔隘分裂沾畢苟安四海既一我轍乃環有韞未裸費用不售爾不我知我不爾觀晚慕幼安片帆遼東有命自干臯比界公俊造賓興墜緒孰繹紹遠選公張此東僻樂育嘉惠侏離伊吾糾邑司征曷究我書八十五年口不藥劑提身所遺根茂實遂旅無所容道路屏營歸來正首於虜先生

有元功臣曹南忠宣王祠堂碑

至正元年二月乙酉中書臣僚言勅建曹南王阿剌罕祠禮官議視淮安忠武王而祠于集慶縣官給其費且請賜田千畝以奉祭祀制曰可既月王之子脫歡由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行臺江南臺治集慶又得躬相厥役以迄于成貽書有士曰子嘗承詔

字三百八十八
銘先王知先王莫如子祠落矣願有紀也讓不可乃
本其碑擷其家世履歷勲庸之槩曰蒙古札刺兒氏
有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謚忠定諱撥撒
者王祖也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
書右丞相謚桓毅諱也柳干者王考也勲皆上柱國
爵皆曹南王身皆死於戰有大功祖妣塔拜妣滅列
皆封王夫人此其家世王沉毅善戰襲桓毅職中統
四年錫銀章虎節仍上萬戶至元十二年擢昭毅大
將軍以上萬戶權行中書省進中奉大夫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明年以參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

入覲陞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十六年進資德大
夫行中書省右丞仍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拜中書
左丞相行中書省事階光祿大夫征日本次明州而
薨壽四十九葬曹州濟陰縣郭邱累贈推誠宣力定
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
王謚忠宣此其履歷歲己未渡江破宋師于隆興北
山中統初討阿藍斛兒渾都海于河西明年扈征阿
里不哥于幕北明年從宗王平李璫于濟南四役皆
有奇功賜黃金金箠金鞍文錦恩數稠疊至元四年
觀兵襄陽明年圍之越六年克之始走宋師安陽灘

中綴宋師百丈山卒與策勲焉十一年畧地江北奪
郢州南門堡獻盪舟之策渡沙蕪取鄂州沂江陵至
鎮江十二年與淮安忠武王右丞相伯顏分道取宋
王發建康道與宋師戰屢敗之破東壩砦拔溧陽建
平廣德西安長興關獨松關前後斬首一萬五千級
殺其將杜總管吳奉使許吳二總制及騎將二人俘
谷總制張知府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十三年三軍
會于杭宋亡徇浙東降趙提刑等五百餘人追播福
安僮尸四十里殺步帥李世達俘秀王與擇監軍趙
由儻防衛使林德降安撫使王吉分軍與化禽宋相

陳文龍降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遂平此
其勲庸配脫端闊闊倫忽都臺並封王夫人子男二
長也速迭兒銀青榮祿大夫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
督集賢大學士次大夫也女五俱適望族有壬惟古
者功臣受封之國先建宗廟于路寢之東所以廣孝
而勸忠也諸侯之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
祖百世不遷昭穆則視親盡而迺遷之自漢以來諸
侯鮮及十世身享崇爵而子孫不能保也廟制由是
而不講矣其有德及生民功施社稷者在朝廷則有
圖形以寓其思賢念功之意在其臣吏則有建祠以

內集 湯 惠 寫

盡其事亡如存之心亦因時制宜之義也諸葛武侯之沒所在求為立廟又請立之成都後主皆不聽民至私祭陌上以武侯之功尚何靳於一廟豈欲黜私祭以崇正禮邪夫所在立廟若汎立之成都亦復不聽何哉至習隆向充之請始聽立廟沔陽則武侯之得廟亦戛戛乎其難哉皇上於忠宣既立之祠又錫之田思賢念功之盛德豈區區蜀禪之所知哉大夫以順德意克篤前徽勸孝勸忠於是乎在皆可歌以薦者也乃為之詩俾歌以徹豆籩其辭曰
乾元統天乘六龍宏材碩德如雲從忠宣天挺間世

雄父菑子播昏作農帝曰來汝汝世忠奮戈無往不奏功方城額額際皇風分兵掎角乘其墉沙燕飛渡星月蒙順流震擊無遺鋒義旗禮干趣獨松趙孤銜璧吳山空萬邦玉帛四海同台司兩轄昭報功虎符龍節行江東倭奴何物勞蒙衝魂升海隅心九重揚顯有子能始終哀榮典冊備且隆衮裳旒冕曹南封石頭城高江流滾新廟奕奕摩蒼穹圭田千畝畝且鍾維糜維芑紛糝種春揄釋烝藎有饒醇醲載裸牲特豐樂備舞兮明禮容神保假兮福祿降象賢世美垂無窮

內

集

卷三十一

十一

湯

惠

三

附錄

有元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許公神道碑銘有序

安陽公居政府之五年一日得請于朝既釋機務將歸省其先塋於洹水之陽以顯考曾公行狀命其友歐陽玄文諸神道之石玄惟方今公卿大臣辭翰擅美無以右安陽公兩都有大營繕諸臣僚家先世碑板咸以奏請屬筆安陽公為榮於法當援吾宗充文忠公例自表厥考崇公之阡又自書之為宜安陽公堅辭以為不可乃勉叙其行實而銘之曾公諱熙載

字獻臣姓許氏生七歲孤太夫人挈之依外家公幼有異質處群髫中終日持重寡言稍長攻讀書皆為雋二十能舉子業有雋譽年及受室娶里中名家外舅仕湖廣行省公欲就學東南因往焉遂為當道所知以行省檄辟德慶路提控案牘由是以本職歷永衡兩路湘潭一州凡三考成資調長沙稅使遷臨江撫州兩路總管府照磨進將仕郎湖廣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改從仕郎會福院照磨兼管甸承發架閣庫位不滿德而所至稱職吏服其能民懷其惠不可悉數其一二存諸簡書略見始末者若在德慶時鄰

獠軼境州將趙往督捕府無它官以次攝事公料丁壯輸糗糧高城深池備禦有法會城中民饑比馳狀請粟而先以賑貸民用無它虞將士俘鹵有愬非辜宣慰部使者雜譏之渠帥利所獲從旁執爭公駁之云寇徒脅從猶當理出王民躡入賊衆又從而威獲之可乎上官用其議薄有左驗皆免為民先是公以新進下僚代總部寄一切興發事皆已出當道意頗甚之寇平吏民咸稱其應變方略有餘又見其面折元戎脫民于殍乃更賞嘆共剡薦之在永永尚巫鬼里社昇土木偶相昏因服食共具以侈相夸民坐凋

劫公裒樊侯毀淫祠數百區以窒其妄又撤其材以給費舍公解倉庫之府公私便之在衡安仁盜袁舜一怨苦播州餉負險挺亂既誅朝廷宥其餘黨甚衆民有越軍若為竊攘者有司得之獨以強論不赦公曰彼從盜為亂猶貫殊死此因亂為盜乃服上刑不平請併彼舍之議上卒從其言在湘潭時有范重二者嘗過友家乘虛揮其供佛鑷器以歸友蹤跡甚急范慚怖而返之物游徼發擿之拘范及友於官公推讞得實既而有赦吏欲墨范臂景跡其身公謂詞未送官物先入主法不涅亦不當錮范卒為良民在長

沙征筭不苛羨增秋毫歸官在撫州豪民有龔胡者
 偽造楮幣十餘年轉鬻閩浙聲已狼藉計蹙自首官
 疑有隱索之闕地得宿用板印緝數皆倍所首獄輸
 朝廷遣使分道處決龔厚貨祈免姻族又助其營掾
 已議減死公持不可曰首寘隱多去未存本與未首
 同衆莫能蔽乃寘諸法末奉祠在京祠祿優暇而年
 近休致諸子又皆顯融力請謝事未報得瘧疾薨于
 官生以中統二年辛酉十一月丁亥薨以泰定四年
 丁卯二月癸酉壽六十有七葬以是年十一月壬午
 附安陽武官原新坐許氏世居許昌曾高已上金亂

失譜祖考隱德曠僚諱信考贅彰德湯陰因從家焉
 初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
 侯再贈嘉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
 唐郡侯諱毅妣以孫婦趙氏讓封初追封湯陰縣君
 再封高陽郡君累封高陽郡夫人進封魯郡夫人姓
 宋氏公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
 高陽郡侯進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
 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配高氏萬寧縣尹榮之女初
 封恭人再封湯陰縣君累封高陽郡君進封高陽郡
 太夫人追封魯郡夫人恭謹令淑孝敬事姑惠慈睦

性多慙惻尤樂施予聞故舊家有喪致廢飲食拯
閭里貧病如拯溺焚魯公待客好豐諸子隆師蓄書
嘗鬻簪珥以繼其資雖居中饋經營彌縫能使夫子
處約之久不失令名有古賢媛之風焉至順二年辛
未五月庚子卒于揚州壽六十有七由僉樞而下皆
以安陽公貴推恩伯子有恒大寧路儒學正調大理
路軍民總管府知事薦於養志力於幹蠱魯公年四
十不親細故內獲夫人儉勤之助外籍伯子開敏之
資日能安居樂道專致教子以有今日先魯公祥之
二日卒年四十有五時論惜之娶李繼狄集賢直學

士文忠之女仲子有壬是為安陽公登延祐二年進
士第初授同知遼州事歷山北廉訪司經歷吏部主
事南臺內臺監察御史詹事院中議中書左司員外
郎右司左司兩郎中兩淮都轉運鹽使兩為參議中
書省事治書侍御史陞中奉大夫兼奎章閣學士院
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拜中書參知政事轉通奉大
夫以本官知經筵事在位有相業臨事決議不愧古
人以封讓祖姑者其初娶景州儒學教授永平趙兼
善女金源世科進士家也繼室趙氏銀青榮祿大夫
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世延女也並封魯郡夫人叔

子有儀經廷檢討武昌水陸事產副提舉娶劉平江
知州傑之女季子有孚國學上舍生登至順元年進
士第授承事郎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改湖廣行省
檢校官娶張繼賈安慶總管汝立女也女二長巽貞
適江西行省都事趙彞次安貞未嫁而卒孫男四寶
山燕山白者黑者孫女五小茶三茶增茶順茶相茶
公器識深長學問篤實內行慎獨外交盡忠性不能
酒長夏盛暑衣冠儼然書不釋手為貧謀養不擇祿
仕間闕外補四十餘年僦屋以居糴市以食親故嘗
靳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又高何狷介至是公笑曰

為臣當廉何有大小之別記獨不云小臣廉乎宋夫
人年二十八居婺守節自誓迄公成人教育甚至公
建事終身子職無闕司征長沙作綵衣堂以志其樂
宋夫人病利力求去職侍疾寢食為廢初喪殯慟絕
而復蘇旅殯原上苦由廬墓者三年每晝端坐木下
狀如泥堦樵夫牧豎迫而視之始驚為公年踰五十
持祭必哭哭必致哀喪禮倣古不用緇黃人始議其
儉及送終之厚祀事之豐莫不願習行之既祥非疾
病蔬麪不御臨江之除訐吏再四必後其妻孥守丘
壠乃去今長沙人即公廬墓之地作書院以表其孝

請于中書得永額所植松栢愛護之成林晚歲研精
理學易著之年正月朔日命諸子講周子太極圖說
至原始反終慨然而嘆因論人世脩短有若將終焉
之意舅氏宋君實蚤年擇師訓公遇若己子公迎養
以禮有子為娶令族俸入盡以資之始生彰德之東
程岡因以東岡為號後更號真拙著經濟錄四卷女
教六卷充長於詩有東岡小葉傳于世仁廟初策進
士漢人賜緋者十有一人唯安陽公年財二十有九
父母具慶時人歆之每以為義方之勸公在會福安
陽公官已卿士而公身教嚴厲安陽公出入必咨廩
然前脩家法公疾禱神謁醫靡下極至公薨貧不能
治歛又思得美楨哀慕不知所為朝廷聞而厚賻之
始克歸葬公墓土未燥安陽公數遷遂至宰輔故
贈親之典備極哀榮惟公生平種德行義自厚於躬
而逡巡退託未嘗有幾微責報於天求上於人之意
迨夫積善之報在理必然則人固莫之與京天亦莫
之或違也狀公行者為今南臺侍御史濟南張公起
巖志公壩者為今御史中丞浚儀馬公祖常至玄為
神道碑三人皆安陽公同年進士嗚呼斯亦他貴臣
家所難而魯公有焉銘曰

允矣魯公生而敦死為雋則通治吏不尤儒通不窮
若歲徒枉吏尤則蒙乃昏然缸發聲粵禺初武之楚
嬰身事衝不震不撻憂民有忭遇事無懼或縱爾于
量或逸爾于銚或觴爾空侗或鞅爾幻吮世涂憧憧
公志恹恹為于泯泯與俗異腔且行且邁孰搏孰控
盤桓令終德厚信矸荆士景從鹿隱維龐江夏向風
黃孝無雙醜河為灘導岷為江涿源之鴻沿流澹澹
高陽豐彤庭堅尤降仲才棟隆仲力鼎扛公也亢厥
宗仲也爽我邦洹水沖澗太行崆峒偃山為雄厭水
勿澤若堂其封堅珉如珏石人載龍其樹如幢仲詞

春容銘諉友春公當如崇仲蓋表于瀧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國

子祭酒歐陽文舉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

頰書篆能靜處士茅紹之集勒

至元四年歲在戊寅八月吉日建

圭塘小藁序

昔人論文章貴有館閣之氣所謂館閣非必揆藻於
青瑣石渠之上揮翰於高文大冊之間在于爾雅深
厚金渾玉潤儼若聲色之不動而薰然以和油然以

長視夫滯澁恠僻枯寒褊迫至於刻畫而細放逸而
豪以為能事者徑庭殊矣故識者往往以是槩觀其
人之所到有足徵焉本朝自至元大德以訖于今諸
公輩出文體一變掃除儻偶迂腐之語不復置舌端
作者非簡古不措筆學者非簡古不取法讀者非簡
古不屬目此其風聲氣習豈特起前代之衰而國紀
世教維持悠久以化成天下者實有係乎此也集賢
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安陽許公自進士高等接武
而上歷侍從膺藩宣典內制佐政府出入中外四十
有餘年其牢籠萬象漱滌芳潤總攬山川之勝與夫
推之經濟當世者何莫非學其所取數多其用物弘
故其所發筆力有莫窮其倪而邈迤兩折且不它蹈
則夫冠冕佩玉之氣象信得而徵之矣公大全集凡
若干卷簡而出之為詩文樂府若干卷題曰圭塘小
菴圭塘安陽別業也公之所休逸也花竹泉石超然
林壑故以命編云契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張翥書

中書叅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 歐陽玄

本朝儒者叅預大政而 詩鳴者吾得三人焉其一
金進士其仕當南北混一之交其風猶有金源之風

三百八十四
其一齊魯世家子所
古將又多京國華腴其詩自
有富貴之氣及南渡江漢詩乃清厲其一家本梁趙
流寓荆楚蒞仕并營其詩蓋負豪爽之資每北度居
庸詩益奇雋蓋安陽公也三叅預皆有治才詩其餘
事而以鳴者人多其有餘力也至元三年之夏安陽
公扈從上京賦詩百二十餘首名曰文過集向余所
謂奇雋者殆山川之助歟公才刃縱橫無少凝滯氣
機出入雜以譏評用之於政於文皆然獨是集題曰
文過余未然之明良賡歌昉於臯陶聲律依永教於
后夔世稱相業莫先臯堯會是以過乎公屬余識之
題而歸其集

圭塘小藁序

圭塘小藁者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也圭塘者先生
別墅也先生幼穎悟先公自教之趨庭應對詩文立
成嘗侍游見古碑命往讀輒背誦以復同行驚歎謂
偶然故試之始信甫冠入京名譽日起未幾擢高科
登顯仕著述不廢精敏八門生彙為至正集歐內
翰謂雄渾闕雋不可以淺見闕有字仕南臺見江湘
間得片文隻字十襲傳玩至有假託以銜者遐方好
事不憚請求然卷帙浩瀚一生應酬不給有孚得先

三百七十一
生所輯名圭塘小藁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繕寫以
應之其居禁近省臺論天下事允見章疏嘉言讜論
具至正集方貴顯時何求不獲而獨留意於文翰今
年七十四杜門却掃聖上念老臣優全祿任子官俾
得安閑至於親朋懇求亦有不免孔子曰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其識趣為何如昔子由序東坡和陶詩曰
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夷考其
後宦遊四方中被誣斥睽離之時多從兄之日少如
有孚者不敢竊比前賢然亦承命而師三十年不去
左右開發成就固已不少而憤憤庸庸學不加進年
將耳順跼伏祠官步武且不敢仰視而况文章道德
之懿哉他日將何以見先公於地下日月逝矣雖悔
可追託名集端因以志愧至正庚子中秋弟中憲大
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有孚序

昌初至安陽與政府參議同試士一生偉然其
姿而拙於文參議將黜之昌顧以士之立于世
獨文乎哉矧其習於楷法是亦有可取者乃從
史就貢列明日生抱兩畫像詣昌泣而拜曰此
吾祖文忠公與太常公像也使昨者見黜則辱

吾兩公多矣昌為懸像于堂再拜授生而慰遣之夫事固有偶然者抑孰知其遂及兩公哉士以行為本氣節為輔文固所以飾夫二者孔子不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先民有言與其史也寧野劉昌在銅雀臺書

昌欲謁安陽公墓以事不果從史云墓有公神道碑高丈二尺餘四面各可四尺皆有字趙文敏公書也昌使之拓墨本以來乃安陽公之父魯郡公墓碑歐陽文公為文茅紹之集文敏公

書刻之安陽公為乃無為文刻之碑者蓋是時或老病謝而子弟亦散遺而遂至此今其諸孫孟敬之進士羅中建築名稱然其必能料理其墓者安陽公之徒羅真遠哉昌在滄陽驛識

中州名賢文長卷二十一

內集

中州文苑卷之十二

二十一

湯

惠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三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王文定公

秋澗集

賦

吊廉將軍墓賦 并序

三代而下功利之說興人臣擅恃功能鮮以禮讓為國者觀頗挾勲內忿怛居人下加諸彼不淺相如引車避嫌有犯無校蓋出天稟粹然處之為非艱至頗聞急先一言遽能握髮數罪受責門庭在將臣為實難若將軍者可謂不遠而復得無祇悔之義哉遂摛

內集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三

勞華寫

文以吊其辭曰

涉滹沱而北驚兮過常山之故城何高丘之突兀兮
鬱劍氣之崢嶸野人指而告予曰此廉將軍之封陵
也人與骨而塵朽兮義於粲乎日星遂陳辭而吊古
兮命僕夫以停征嗚呼休哉昔伯禹之所以聖兮始
不伐而不矜秦誓之所以經兮善悔過而胥盟觀戰
國之多士兮依稀猶三代之英惟功利之時尚兮天
理有時而蔽明能不遠而復初兮其惟趙之廉卿方
國都之中立兮資內附而兵精頗分閫而秉鉞兮騰
茂實而蜚英聲梁從隨而楚嚮兮燕弭伏而齊并時

有以卜將軍之意氣兮殆雷動而滿盈遽相臣之出
右兮何發言之盈庭幾肉餒而食甘兮奮兩虎之必
爭及聆急難之一言兮輒弭耳而服膺復頓顙而悔
過兮折節負贖罪之荆在引車而不必多兮將臣及
此所以爲古今之難能也逮漢起而帝稱兮禮飲至
而策勲何諸將之失度兮至擊柱而紛紜安得將軍
從容爲一言兮解販繒屠狗之禁彼臣濟之冒羞兮
加充渾之貪蒙咤吳平於帝前兮互滔天而爲已功
安得將軍滌易其褊薄兮俾無成而有終嗟鄂國之
列公兮挾勲勞而凌帝宗縱私忿而無忌兮一墮夫

臣子之恭安得將軍北面而同列兮以中和之氣銷
悍戾於未然之宵也雖哀之而不能鑒兮文空言其
奚庸繫慨慕其耿光兮日三省乎微躬蕩吾伯夷之
隘兮擴乎穆公之容希前賢而同升兮附驥尾而竭
忠雖斷斷而無它兮庶幾凜凜德讓君子之風衝山
煙而暮去撫鳴劍兮增雄

熙春阮賦并序

玄暉上人得隆德故閣餘材斷而爲阮因以熙春日
之亦文殊之義也至元戊寅春同霽尹端甫劉御史
叔謙趙太博彥伯坐心遠軒師爲鼓綠水悲風二曲

清越悲壯坐客感歎興亡有愴然于懷者師請予賦
之其辭曰

天新雨風日妍心與閑會境趣靜便拉曠懷之逸士
過雪庵之老禪斂袂危坐添鑪炷箋於是出桂阮調
素絃控朏月而當抱撫筠柱之橫駢師曰茲熙春之
斷餘偶絲之而清圓者也遂鼓一再行清越悲壯如
泉咽冰底風行樾間翛翛兮欲斷而復作淙淙兮似
漱而還浚鏗爾擿銅丸之韻淒兮聆高樹之蟬又如
游士騁說劍歌去燕何辭氣之從橫激太清而沉羽
淵客乃呀然而驚慘然而悲信乎物之感人有不期

然而然者想老微之般樂盪侈魄以無前厭華陽之
湫隘敞樓居而致仙海鼇首抃金鵬翼騫鬱鼎蓮之
香霧鎖月殿之嬋娟蔭千秋之歌舞壽良岳而不騫
俄龍移而鼎去繼金亡而閭遷殆露槃之聲折悵秋
風而涕潸興廢一瞬兩朝百年委繁華於野草鎖莽
苑之荒煙咄此木之何幸遇幽人之達觀納弥盧於
芥子寓餘哀於一彈猶足以舞魚龍於海曲洗亡國
之愁顏也嗚呼噫嘻向之使人凜而悲者物詎能動
於人哉人之哀樂妄為物之所牽不知太虛寥寥既
寂而玄唯此理之嘿識何繁華廢興之足嘆師曰子
其為我賦之吾欲秋月當戶松風滿軒寫仲容之別
操合清商而洞宣使雲陰蔽空玄鶴下蹠走商延於
濮上掩新聲於師涓也

鶴媒賦 并序

中統二年予在上都掌記中堂客有負青障挾長杖
二鶴馴于後以廩繼來請問其役曰以鶴取鹿者也
嗚呼鶴善類也喙雖長不鈎鋸以噬爪雖巨無跡指
以攫而於麀伏容有伎害其如人之不仁何至元壬
午冬與禮部王兄子冕因話及此慨然有感曰今人
以智計相傾內險外易者何殊於鶴之取鹿也作鶴

媒賦其辭曰

萬物者元氣之盜氣之靈者莫人若也既役物而君之其忍以盜作智而為得計乎如絳鹿草間圖鷓潔地齒紙求蜂葉城網雉盜物矜雄此何足異以智獵愚理固宜然用愚戕愚斯則不仁之亟也鶴本善類與物無忤飛翔寥廓仙游之驥教之羽舞已違元性詐以標鹿遂戕彼命是則鶴之善人則用而險之返有過於機穽也鶴了不知鹿終弗悟歲供庖厨皆鶴之故何殊人心內險外易以詐假仁顯比陰忌將取彼有則必姑與彼昏不知日狎而伍一落其機投足無所誠何異以鶴而媒取也吾然後知物之顯暴者既得預而防之愚而深中者尤不可玩而侮也示我同志筆而為賦

五言古詩

擬韓子秋懷十一首

出郭行時稼秋風正
 熒熒臨川閣逝波浩浩去不已
 富貴來幾時及此行樂耳把酒對西山
 坐看秋雲起
 夭矯化蛇龍異狀紛莫似世態初不殊
 儻來安可持
 我懷技俗標干霄仰逸軌酒酣歌嗚嗚
 振衣私自喜

其二

秋風拂庭柯物意自含悴松栢抱貞心表表歲寒地
長年豈致養易衰匪自恣浩浩一氣中所稟蓋殊鬼
人尤物之靈要以天爵貴

其三

天運健不息君子戒靡曼讀書下硬寨肌腸充藿飯
造道苦未深紛華非所願秋風動黃鵠千里奚足嘆
風濤北溟鯤變化搏九萬大邦易爲仁郁郁文獻半
出處貴有時莫遣夜鶴怨

其四

攬衣起秋早露氣清淩淩偶書秋懷篇悞筆成蒼蠅
吾言固不佞未免人屢憎聖域有坦途學步高山陵
尋源有靈槎臨池弄鮒曾我生恐不偶鄙事從多能

其五

虛室生夜白清露發鶴警空庭海月上愛此良文永
今年苦煩歎似值奇政猛眈眈秋風來汲深持短綆

其六

庭菊被焚燎脫禍乃差幸朝來有佳色一笑倚軒屏
露叢低寒花促織泣暮景呼兒曝群書趁此秋日烟
弊帚享千金利途競織梗二者昧所思厥病失坐騁
既悟前日非敢事子淵請

三百八十八
其七

長夜苦漫漫長空星斗暗商歌南山翁遺憂有餘憾
祇知享高明曾何恤鬼瞰而我獨於世滋味嚼蠟淡
畏途足風波汹汹洪水濫灌足尚云可浣纓豈宜暫
此身矧虛舟敢不慎簡纜天心幸私我書史日與勘
庶還浩浩天未害家儲飭

其八

殘暑不肯退秋陽麗庭軒靜觀消長理警此歲月奔
成功嘿嘿去天道何曾言歛永坐一室書帙散我前
開卷飲至味忘却盤中食最愛歸去鉅雋嚼了一篇

作者古不少文字浩萬千感君同窮節當年亦辛酸
遙持酒一瓢同醉東籬邊九原不可作念之終歲年

其九

青竹不耐暑索寞衰葉乾白露下天宇洗此青琅玕
風枝藪餘潤暗滿佳菊團依依南飛鵲遠枝擇所安
感時賦秋懷古井翻晴瀾我生分已定安用資走丸
出門安所之呼兒解征鞍

其十

閉門秋月上靜院園虫聲幽人掩窓卧一室鑑虛明
四序倏以周代謝何其誠物華有盛衰天地復虛盈

字三子
君子順所履持身嚴五兵牛羊旦旦伐山木時以禁
所慎獨處際心蕩韓盧令

其十一

離離壠上禾望望日攸好不勤耘科功秀實應不早
西風卷黃雲收穫走隣保荒田棄足惜振之遺其稿
致役貴厥初無爲宋人道

寒雀歎

閑庭有遺粒寒雀往還飛
一啄復三顧慮爲物所閱
幽人負暄坐玩之淡忘機
一笑拂衣起群鷺向空歸
因之感吾生分外非所期

富貴倘僥倖何殊鳥鷺疑
吾儕以義榮先賢有良規

鹿喻

我本麋鹿性出處安自然
金鑣非所慕志在長林煙
得遠機穿地食草飲清泉
呦鳴錫同類甘以辭華軒
野兕出其側暗蹂山前田
農家伺所害乃知獸之愆
彼兕以計去嘉禾歲草芊
野人居山中數畝事墾鄙
慮爲町疇場指鹿乃兕屬
雖無獨刃心見之惡且逐
鹿心素無機淡與標枝閑
遁跡入幽谷擇音遠人寰
尚爲山中人置疑齒頰間

溪田暮歸

內集
卷之三
三
勞
年
寫

疎林煙火微草露濕芒屨遲遲歸路長清月掛林杪
依依南飛鵲幾回驚且繞一枝幸得安誰復睇雲表
田家固作苦遺安子孫寶彭澤百日令解紱徑歸老
我心默有契縻爵豈不好違已病交攻飢凍止枯槁
躬耕南澗垂浩歌樂樂考

昆陽懷古

行役宛葉郊路入昆陽城渙水抱城左蕩潏東南傾
川原入四顧蟠互多崗陵城頽削懸崖草深惡鷓鳴
嗟爾一抔土當此百萬兵莽圖十九年聚此天爲阮
王者况不死千騎驚龍騰漢業兆豐沛赤伏此中興

創復兩不易山川貴雄名東西遙相望盤盤兩神京
千年事雲散草木含威靈野人無所知城邊事春耕
扶犁上廢壘壠畝縱復橫只應懷古士千古愴餘情

爲東坡昆陽城賦

泛漳篇 并序

予以王事奔命今春環走二千餘里前次漳陰車
殆馬煩且得目眩驛痛疾速不能騎舟行東下庶
得一日之休富覽大川勉卒來事作泛舟篇以見
意時至元辛巳四月十一日也

盤盤魏大名屬縣行且周銷我解裏肉四月猶錦裘

舍車出漳陰步上枋頭舟啞啞理雙棹信舡下中流
清風泛微瀾篙師訝當頭豈知河伯意故故爲遲留
汀花助行吟孰取澤畔愁解衣卧蓬底穩似畫舫幽
駭觀兩岸移灣環轉林丘灘回淺能濤波富去自道
拍拍風水聲雨打空階秋白鳥何處來雪點河之洲
前飛如導予翔集聲啾啾欽念川上嘆晝夜何悠悠
宜爲智者樂曲折涵至柔中擅利物功轉濬半九州
君看萬斛載掀舞一葉浮仍爲勉不息能若茲水不
行行望沙麓且得一日休呼兒覓殘紙題作漳川遊

野河渡

蒼茫劉橋渡南北凡幾過清霜十月交澄湛東流波
飲馬立水邊照我兩鬢皤行役非所苦傷懷動悲歌
三年恒山趙彈劾兼拊摩熬熬眼中民力弊差與科
不能一勺潤慰彼煩與痾頽此衣帶水漑載功寔多
人而反不若低首愧野河素餐吾可逃奈此蒼生何

折齒吟二十四韻

吾年未四旬顛髮白勝雪兩眼眩生花一耳或通塞
所喜牙齒牢未省有殘缺飲食雖壽基齒壯物善嚼
庶幾桑榆境健啖延歲月所以載與餅飢來若刀截
今晨具盤飡輒由固纖脣一嚼出不虞左齒拉而折

三百六十三
群稚慘不嬉病妻驚欲絕汝老不自量無故取推搯
予云盛則衰百醜見兩頰平生好言辭咀嚼出五色
文戰怒欲碎醉飲乾甚決運用勤亦至半百當衰茶
一作時時以舌舐乍脫覺中熱一落不復生根叔漫
拈拚駭若中堅推闕於山口豁自今須慎護作事思
妄帖一柔勝百剛有味老聃說哈呀動恥念顛倒漱
水怯猶勝昌黎公餘者堅尚潔既不妨歎歌底用心
馮髡齒墮端午前詩裁重午節成虧恐有數歌以散
憂結

汲冢懷古

丁亥歲三月十八日觀稼西疇遂至伍城抵安釐
王陵下歸作是詩者蓋自江左平後竹書多傳於
世余憂好奇攻異者讀之恐有致遠汨泥之弊故
不得不辯云

灑迤伍城郡背水猶陣圖魏陵廢已久磅礴如覆盂
草樹慘不春穿穴狐狸墟我來登其顛懷古心躊躇
憶當戰國際安釐亦狂且澤廩被臯比坐爲秦人驅
敗亡自此始保邦何乃踈不知身後藏安用書十車
上窺姒與辛下逮蒼周書零亂竹簡先詭說何紛拏
征南辨已詳多出行怪徒稽古不適正死爲毛穎誣

其中亟當辨阿衡被夷誅孔子修六經亦已防姦汚
大書一德後薨葬開亭都在易最奇法安取理所無
茲焉萬世程洋洋真聖謨何煩事幽蹟致遠泥所趨
長歌望陵去樂過風乎雩

擊訓狐

訓狐本惡鳥飛潛林谷間晡夜返爲書聲勢何軒軒
矜凶聚妖異其氣幾神姦家僮夜得之縛致庭階前
目光爛兩炬狂躍倖一騫群兒顧之駭四走入席眠
我因爲沉思善惡以氣宣古云鷹隼輩不如鳳與鸞
以茲惻憶心遠彼凶與殘胡爲止我屋夜半呼聲乾

女奴前致辭此物何足患西家養已久逸飛偶翩翩
內疑始冰釋念之心稍安緬懷昌黎公心炳陽烏丹
弯弧親斃之絕類不使蕃揮策碎厥首亦與韓意然
長令杖端血著此一綫殷比跡孔段笏異世同不刊
起視夜何其斗插西南天蒸雲變曉黑漠漠來輕寒

望崧吟

至元丙戌長至日追作二十韻

前歲試洛師憶與節齋約同作崧少游心賞爲一豁
羸駮鞭欲前竟爲事所却宛循洛水東馬首眺陰壑
洪濛元氣湧磊落雷雨惡不有此峻極安得雄四岳
只緣不得登萬象負酬酢諸峯羅六六景氣終慘錯

披榛入會靈宋離宮名吟倚廢宮角陳公最健者帥可三

軍奪空餘墜仙興出世說飛墮迷嶺嶠歸尋黑石渡易

駟指鞏洛行行嘆不勇失此寧復作吾儕貴乘時過

慮自羈勒至今有餘恨夢繞神崧脚盤空轉危磴矯

首看飛閣探穴不知畏入室不挽葛茲焉即神清洞

戶四開闢山人喜余至供具為止泊會凌列宿嶺一

笑動寥廓

雙廟懷古

鐵輦動地來獵火燼九縣睢陽東南衝江淮國所援

蔽遮不使前恢復可立見二公明此機死守誓不變

雖危所保大如蝮螫解腕最難結衆心存歿匪石轉

彼蒼界全節誰爲落賊便已矣君不忘握爪掌爲穿

竟能濟中興淮海了清奠至今忠烈氣皎皎白日貫

賀蘭觀成敗不飲酒屠箭殺亡計多寡此論誠可辨

我來拜遺像凜對如生面乞靈激懦衷剡決剛同鍊

朔風吹樹聲尚想登陴戰暮倚暈月城悲歌淚如霰

苦熱歎四十六韻效昌黎體

祝融駕火蚪頰纏周八裔戰酣西北乾回薄餘暮熾

朱光沸虞淵大地蒸一氣蒼茫夜色溼醜鬱玄象醉

今年六月中荼毒逾往歲金晶才始伏燥怒勢此銳

炎官張火傘屏翳揚赤幟四合

以來一鼓祿離治

天潢影半涸星鳥芒欲彗吟尸

示噤塌翻

併兼坎兌權不使天地閉王城

家燻灼迫一勢

乾坤墮熾彘逸德駭天吏掩關

地茂心敢口議

褰裳起中夜

流窺井湯泉沸

松間有困鶴無一安到清唳墻根有腐草螢化光哲哲

穿簾入我室照眼驚火齊陰蟾遁老魄火鼠騁黠智

夜深過我前跳躑翻飲器屋古又足蝎伺螫尤謹避

簞紋燎炎輝側瘠能少憇舉動體悞熟歛歛氣短細

抱冰眠或可揮翼何所濟二年客京師身幸置散地

雖無束帶勞唯老覺加倍彷徨不知曙種髮沐而被

四序本平分偏盛誰所致火攻出下策不已燔萬類

嗟此一世人嗚死將何厲此生匪金石流鑠吁可畏

內熱復自焚衣稿將立至燥惟以靜勝事須以義制

冰山詎可依龜非所媚遐想崑崙峻巔庭觀何偉麗

巍然五千仞日月光隱蔽回環十二樓空明澹無際

水晶作柱礎群玉絢軒陛天風掠枕席月露濕環帔

瑤臺擁灝靈萬舞發清吹真仙事朝元鸞鳳互駮翳

閭風接玄圃追陪憶遊戲何年墮塵緣坐想無由詣

安得萬里風振此垂天翅脫落區中囚高舉尋吾契

虞姬墓

在靈璧縣東三十里虹縣道南陰陵山北舊有廟在山上今廢

重瞳解情人鍾愛獨虞美五年有天下寵幸想無擬
一朝走陰陵楚歌聞四起君王大事去飲訣共歎歎
感君伉儷恩死不為漢鬼一坵鳳陽東粉黛見石紀
空餘山頭草總歌葉披靡定應月夜魂長遠烏江水

食鱸魚

鱸魚昔人負我行
天江秋風時已過蒲意尊鱸香
初非為口腹物異可闕嘗口哆頰重出鱗纖雪爭光
背華點玳斑或圓或斜方一春無亂骨食免刺鯁防
肉膩勝海蘊味佳掩河魴燈前不放箸愈啖味愈長

張翰為爾逝我今赴官出處要義在不須論行藏
倚裝足朝睡且快所欲
猶夢驚聽吳歌海日方蒼涼

平望道中

今日風色好舟行喜清和吳江抵嘉興遠不百里過
解衣坐蓬底閑聽吳濃歌大船從東來帆檣鬱差峩
云是淮海公赴召躑微痾倉皇不少住進棹如飛梭
物情忌太盛從者不得多尚餘蔽川載意氣隘兩河
有懷陶朱公霸業到不磨功成委之去敝屣與棄蠶
左顧萬金橐右顧西施婆可想不可見五湖渺煙波

響板辭

笙竽雜箏瑟悲集合蕃唱喧然一堂間餘音胡得抗
紅牙掩自無按拍喜時向響板出新聲激烈極清亮
都來三鬻木手拉若尔壯遠疑啄木禽扣戶何異剝
近驚老鸛啄頓齒振林壑劃然透空去夜靜秋城柝
方能節衆音乃見終始作我本幽吟人避喧便淡泊
奈何將兩耳聽此終日聒君不見陶琴無絃趣有餘
子幼鳴歌死哀樂

望黃金臺有感

樂生與郭隗儼德非同儕九九乃小數正可訓提孩
樂生復國讎強齊捲輕埃燕昭師事隗竟築黃金臺
我思賢王心要罄初始懷在昭固至德贊襄誠衆哉
卧龍以力食躬耕亦堪哀昭烈昧三顧孔明甘草萊
一語萬代譽正獨龐公開鳳凰巢千仞一舉出九垓
翱翔覽德下千年能幾來揀時不易得况復管樂才
毅然好賢心無爲古所咍

壯士吟題郝奉使所書手卷

使節駐淮海人望兩好熙宋人足變詐觀望占成虧
不知破武事中伏混一機壯士死則已不死將有爲
宋琚凜風槩天馬不受羈拘隔一館間激之見連雞
事義變乃生勢去心恫疑奄奄十六年憔悴甘湘纍

內開既首鼠外侮宜紛披盛氣屈使降壯心終不移
 晚柱欲碎首心見王人微松嚴操愈厲草綠秋更萎
 蕭爽隱霧豹脫略觸藩羝老賊主一殺幽憤將何施
 庭芝一援手所惜良不貲兵交使其間天理或可期
 子卿才屬國所報亦以卑至今郎山塚突兀空蟠螭
 兩行清汝帖只有老天知

題焦節婦卷後

焦氏有賢女姿稟與衆殊既笄樂貧素出嫁南征夫
 一朝聞卧病尋訪邊之隅怙恃力眷挽在妾夫何如
 竟能遂初志扶喪歸里閭朝昏事蚕織恭侍舅與姑

百年終孝養葬祭何勤劬拊畜兩孤幼嫁娶禮與俱
 孫門固哀謝賴一貞節扶夫婦人倫始因之變時汚
 一端青殼信至死誓不渝采詩論國風彤管宜沾濡
 誰謂閭閻間凜此風烈娉猗猗谷蘭馨落落青松孤
 豈惟表門闕抑備太史書達卿昧平生容齋文可娛
 美節冠東州亦用播友于清風振孤標讀者宜嘻歔
 送許澹齋提舉隆興學校

我初入玉堂喜識澹齋面忠翁兩朝士極口為稱羨
 子遠東嘉人文綵金百煉妙年登巍科巧宦歷幾遍
 風儀聳四筵目光雙炯電前年來京師得遂依劉願

內閣既首鼠外侮宜紛披盛氣屈使降壯心終不移
 晚柱欲碎首忍見王人微松嚴操愈厲草綠秋更萋
 蕭爽隱霧豹脫略觸藩羝老賊主一殺幽憤將何施
 庭芝一援手所惜良不貲兵交使其間天理或可期
 子卿才屬國所報亦以卑至今郎山塚突兀空蟠螭
 兩行清汝帖只有老天知

題焦節婦卷後

焦氏有賢女姿稟與衆殊既笄樂貧素出嫁南征夫
 一朝聞卧病尋訪邊之隅怙恃力眷挽在妾夫何如
 竟能遂初志扶喪歸里閭朝暮事蚕織恭侍舅與姑

百年終孝養葬祭何勤劬拊畜兩孤幼嫁娶禮與俱
 孫門固哀謝賴一貞節扶夫婦人倫始因之變時汚
 一端青藜信至死誓不渝采詩論國風彤管宜沾濡
 誰謂問閭間凜此風烈婦猗猗谷蘭馨落落青松孤
 豈惟表門闕抑備太史書達卿昧平生容齋文可娛
 美節冠東州亦用播友于清風振孤標讀者宜嘻歔
 送許澹齋提舉隆興學校

我初入玉堂喜識澹齋面忠翁兩朝士極口為稱羨
 子遠東嘉人文綵金百煉妙年登巍科巧宦歷幾遍
 風儀聳四筵目光雙炯電前年來京師得遂依劉願

三百九十一
校書天祿閣音吐見雄辨長河瀉建瓴洒洒江左傳
三釜固祿微一官爭鶚薦行李日羈紲猶是多士冠
今來得美除提舉江西彥在吳列朝行客燕領詞翰
洪都儘經學文藝業多擅好將鑄顏手主善志無倦
習俗與命脉風雅爲一變江煙送行舟瀟灑離亭餞
清吟代驪歌別思空眷戀依依鄉國情去逐南飛鴈
我老歸未得松菊夢秋澗衣冠拱清朝粲馬珠會弁
自慚老無能零落秋風扇君行重感槩黽勉磨鐵硯
長江控高閣百丈驚井幹梅花散春妍蒼煙開禹甸
江山有清眺風月興不淺南昌地卑濕衆流爭湊衍
去年水爲災孤城江四轉兒童化魚鱉萬竈產鼃黽
慨然爲開陳此事豈小便一鍾濬東湖澄江靜如練
澹齋素有爲肯遣空懷卷

七言古詩

金馬門行

賔董參謀彥才之元帥府

十年金馬門中客萬里風雲橫上策貂蟬要自出兜
鍔擎舟渡江江水窄新豐樹色繞千官一片丹心懸
魏闕洞庭白波木葉下千騎臨江思飲馬堂堂大帥
晉龍驤聲振南陔無呂賈止則如山戰則克更着君
侯叅幕畫淮陰何止一軍驚滿眼旌麾動秋色萬竈

連營楚戍烟一樽回首銅駝陌功名年少貴力取行
與諸兄毒竹帛楚予又事筆研間天東倦客未能還
夢回破屋見星斗商聲夜半歌南山虛名不到麟閣
上白日能饑首宿槃何如乘此長風去濁浪吹破東
南天

銅方爵歌 為翟器之賦

荒陵盤盤枕山堦石麟埋沒秋草平陰燐夜出金作
聲牧兒走避群雉驚佳城一朝見白日神物還從野
人得勒銘壬子歲幾周考究古書猶可識篆文鐫刻
非近世周鼎殷盤迺倫擬兩柱一作具形四趾垂

象齒雷章繞腹隱觚稜老鳳喙長驚下墜土花繡遊
不敢蝕翻成翠羽丹砂紫我觀三代制飲器多圓體
咄尔形模方劊刻殆神鬼秋蘭春蒲非可比物之隱
顯固有數流落君家得所止士雖好尚具眼少博雅
如卿古君子補亡呂氏尤取重元氣淋漓開太始君
不見達人觀者今古一昏曉人生極壽百歲止作
計千年意何藐我歌君試聽古人誰盡了九原不復
作此器君當寶一笑尊前為傾倒

短歌行山中寒食作 是日遊李馬二墳

花枝入簾晴晝長游絲翻空網春光一聲金縷酒滿

觴聽予短歌踏春陽雲淡風清日將午信馬東城歷
 煙鴉人家野祭須墓頭白白紅紅滿原圃飢禽欲下
 影婆娑不待墻間徹盤俎陂陵高下麥青青賁賤賢
 愚同一土况茲百歲忽如寄過眼浮榮誰比數古人
 感此由重論力取功名照千古東崗畸人說隴西攀
 附雲龍捲風虎鉅株枝散勢莫依瀟索荒丘穴鼯鼠
 豈期健婦持戶門一片豐碑論世譜林宗不作祭邕
 死旌紀紛紜爭媚嫉銀罌酒煖籍草坐滿引一盃私
 自語吾家先壠在衛南老柏如林百年訖起身耒耜
 世有澤嗣及先君擬掀舉生平抱負柰數竒賞志下
 泉良獨苦悲纏風樹逾一紀業在青箱恨難抒伐柯
 有斧睨不遠負荷至予尤莫取一官羈勒晉州城竚
 望南天淚如雨

沙堤行

君不見漢家日月四百載比隆三代追唐姚經綸帝
 業顧多士規隨始自曹與蕭又不見丙與魏孝宣中
 興賴宏濟佞慚燮理化權衡重以文儒緣吏事羽毛
 千古動雲霄黃閣清風兩無愧潭潭政府中書堂朝
 廷思治具畢張歷觀至元中統間諸公翱翔佐時昌
 相君繼踵參幕畫快決不數陳元康况今炎風朔雪

混一統軍國庶務何穰穰一朝鳴佩見獨步恩波鳳
沼翻晴光小心清慎富籌策人望翕爾稱賢良房謀
古推帷幄傑匪以杜斷疇能將璣旋衡幹日萬計夙
夜密勿心靡遑愛君南選儘公允西使四海桃李俱
芬芳我常叩君見餘蘊選進久已歸鞶囊柳陰大道
沙堤長迤邐遠並宮園傍錯金輕軟襯珂馬火城前
導光煌煌行人走避歎禮絕焜耀赫奕何非常相君
報國有能事澤民三代君虞唐火城沙堤誠足當况
茲三陽排凝出九地君子道長群陰亡惜哉時乎不
易得爲君一言陳斐狂蕭曹開濟固云重丙魏論思

詎可忘

羽林萬騎歌并引

至元丙子歲立春后三日醉入奉御宅明日酒惡
隱几坐殆不能爲懷遂取通鑑閱唐明皇帝清宮
事蹟作古樂府一章號曰羽林萬騎歌書示表弟
韓從益且浮大白數四覺酒氣拂拂從指間出去
矣其辭曰

常娘雞晨遵墓武牡雛啄李求太女履霜得冰忽深
戒禍始房陵帝私語神龍殿前虹貫日王氣龍池濯
烟縷羽林萬騎驍且雄守捉內外生陰風韞裁文豹

虎衣炳扼腕久弗諸帝容潞州別駕眼橫電虬髯英
 姿真太宗暗中結納許清禁繼以幽求玄禮仙鳧忠
 玄武門前聽二鼓散亂天星隕如雨平明一掃妖氛
 空相王已是玄真主東城瑞靄朝日鮮五三甲第臨
 天淵三郎歸來龍在沼晴波翠灩終南烟開元隆平
 此張本烟火萬里春熙然誰圖勇斷蛾眉劍翻作環
 兒並轡鞭畫家有玉環並轡圖

謁蘇墳

在汝州陝縣釣臺鄉娥眉山前

神蒿崩騰萬馬東汝流西來橫玉虹山川秀潤不少
 卒知有娥眉老仙宅其中先生立朝有大節南遊天

使完其忠曾中英氣蟠不盡餘蘊散作文章宗天章
 昭回爛雲漢下探萬古英靈空前年西堂觀先生之
 真像今年此山拜先生之堂封嗟予何者有此幸青
 藜得照龍淵宮汝陽樓上重回首安得追逐逸駕攀
 高風滌濯固陋開顓蒙公雖僵卧其猶龍

虎牢關行

至元三年夏六月予與摠管陳慶甫考試洛陽東還汴京道出其下

鞏原北望河洛郊嵩却東走脊尾高憶初洪水勢方
 割湯湯北匯深淵壕千年水去兩崖出天險東阨開
 成臯中原失鹿在所逐河山戰氣秋蕭騷當年劉項
 儘勍敵阮生猶為嘆非豪實王掎角更可笑如娥赴

燎其能逃秋烟古成深黃蒿狐狸夜上關頭嗥空餘
千古荒城路輸與行人說爾曹

商鼎歌 并序

燕士張君父季讀書不求官治生不務富稍有贏
餘即購求古器書畫為事故其家藏三代已來鼎
彝敦卣及前賢法書名畫甚富素負藻識遇夫奇
妙不惜資貨期於必得既得之傳觀借玩初不吝
惜暇則明窓棊几展布陳列廼沾沾而喜曰古人
不作古意尚在三代之英精諸賢之純粹今吾何
修一朝盡得而有之其稽古尚友之誠靜觀適稟

之樂於斯時也中心充實意得所寓回視晉楚之
富趙孟之貧不啻如雲烟之過目遇佳客踵門焚
香煮茗盡發秘藏為序說家數評論其優劣雍容
文雅有都城故家風味於足稱也仙露寺僧寶藏
商鼎有年不惜百金易而得之愛玩不足復求館
閣諸名勝詩詠喜為序其平生澹癖仍以古詞歌
之其辭曰

維商賢君六七作禮重烝嘗制於鏢只緣近古俗忠
厚象形作器窮精鑿敦彝鍾鼎賜臣工重比謚贈縻
天爵當時文獻不足徵故家餘俗歸家索蒼銅不逐

三百六十八
太社亡千古流傳誇灝噩供佛牀頭夜壑深物歸所
好得真托張君稽古負精識入手摩挲三歎息兩耳
高撐足拱三六乳附觚何的歷饕饕繞腹雜雷紋紫
翠英英悵猶濕細觀款識商父丁崑玉南金非所惜
平生澹癖心不足此日大嚼情暢適摸形遠紹考古
圖發揮假手詞人筆君不見當年幸叟負謁湯高宗
彤祭雉雉鬲黃金塗耳玉鉉光此事傳聞已陳迹一
朝悅墮三毫間神明之器今日擊或梟沉烟讀誥盤
或挹殷谿黃巖石尚友直探三代英平生閱古心方
畢

憫雨行

至元十七年夏四月廿四日自東鹿縣入深澤午
憩西河鄉錄父老語車中足成此詩時所在祈雨
旱蟲食桑桑葉無穀不出穰麥欲枯人間四月號清
潤物色慘悴幾焚如車前田畷向予說半歲無雨曾
霑濡春蚕滿箔奔欲盡鋤戶趁熟多空廬社翁致禱
略不神眈眈一雨何時蘇嘗聞古人遇災懼牲幣徧
走山川雲外修政務內自責念及女謁并包苴昨朝
冠蓋稱勸使田務督責須勤劬農非耕稼何所事勸
至無勸將何趨一和繆蓋良有謂蜴蜥滿盎真無辜

三百六十八
我初聞言顏已厚食不下咽心爲瘡憑軾歸時長嘆
息欲對畸人意先屈因思漢相問行特變和恐是三
公職近年氣運例險食忍待須臾莫倉猝驅車疾去
指前途落日蒼茫下喬木

宣和寶墨歌

贈顏提點仲復

宣和殿深春書長老徽宸翰昭回光墨卿入奏少許
可追逐五李參三張猶卑古法出新意萬笏細搗和
龍香宮鴉借色翻朝日三十六宮香霧濕鳳飛龍舞
九天來雙影盤盤落玄壁流傳人間今幾春顏公得
之知所珍有時一勺試曹溪翠研霽霽看玄雲錦囊

舉世爲寶玩阿知尤物反玩人以茲過客目有屬重
似連壁輕埃塵龐眉書客秋澗子老不道進技乃伸
右軍筆端有陣法需此甲盾方通神作譌一笑師應
聞

聚星鳳池硯歌

宋賓客弘道出端研示予背有七眼題曰星聚鳳
池其狀皆作人目平豎蓋未嘗見也先生喜翰墨
又目疾新愈即得此硯豈尤物有歸將爲文字之
祥耶將洞發神光增凜明於桑榆之境耶喜爲作
詩以歌之其詞曰

三百一十
硯之同功甲與鋌試之敵場惟利堅其或返是奚用
馬嗚呼此硯從何傳墨華猶帶紅雲鮮景星會弁舌
有泉鳳池春漲光流淵松風瑟瑟聽磨研君看淚眼
真茫然斷手愛惜猶珠蟻江山秀發駭一世乃令碧
眼開癯仙先生神光還舊觀皎如明月澄秋烟潛心
雖澹開有兆不尔此物胡為前硯園喚起襄陽米走
虺驚蛇見醉顛

讀五代史記作古樂府五首

楊柳枝辭

唐昭宗天復三年梁王温辭歸鎮留宴壽春殿又

餞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因賜楊柳枝辭今亡乃
為補作

楊柳枝風吹何裊裊暖煙如織綠絲柔延喜樓前春
色好臨軒奏曲送行頻梁王重有回天勳一忠之外
何復云安得高祖太宗之業如柳新

檀來歌

汎樓舫下淮浦百萬黼黻歌且舞不殺降不掠虜吾
君吊伐真湯武爾檀來不欺汝皞皞王風樂吾土

椒蘭怨

昭皇迫東遷望絕忠臣援堂堂鴈門兵祗足速禍變

三百令九
帝酣長星杯醉魄迷椒殿神龍失水机上肉惡梟啄
門夜漏半龍興赤霧天爲紅一竈三百皆皇宗唐家
大業至此盡自古亡國未有若此之哀恫梁王歸罪
將誰給奴輩雖誅天有在金祥殿空殺氣高賤珪白
刃專相待

汜水行

五季權在兵逆順係財賄同光當宁能幾朝扎雞司
晨頌內外添都買宴物山積盡入掖庭充內費君王
政荒優宦狎將相無辜恣誅殺蜀資百萬賊所徵縱
有其能供近渴一夫夜呼汜水東絳霄樓頭兵反攻

陵竟墮所好死英武杳逐仙音空先皇有識如相
問三矢雖還未克終

劉山人歌

劉山人黃鬚縷糊衣袖褻著囊藥籠手自携親詣宮
門來自女將軍物色不少差其柰后方爭寵媼被駢
文兵死何物田翁來辱汚椒房恩遇望遂空破
心痛楚長吁行念樂天歌不重生男重生女
吾爲妄語嗚呼五季皆天民人倫濁亂踈反

當時乖盞同一飛天理何有劉山人劉山人莫悲
支少終
負却免誅夷爲外戚

過宋義墓

予往年東走魏過楚上將軍宋義墓欲作詩為吊而未暇今日與諸生講至義之本末前後儒略不見論說因此篇賢之所未發者

秦兵西來勢莫當
滅彼蟲可搏微芒
思一掃當時籌
我雖三戶秦可

策誠難量項家父
去暴失之易一死
瞳子何猖狂只知
勝非渠長義維

帳中竒兵化青血不
蛇作龍安得即遇隆準翁使我日
亂狐裘茸高陽酒

徒號狂客醉中两眼何其瞳攀鱗掉舌總數語兩女
輟洗來趨風英雄有時利不利俛首何限甘長終楚

王店頭土一丘至今草棘荒煙愁我來吊古還一嘅
西風黃鳥聲啾啾

秋澗著書圖歌贈畫工張仁卿

張生寫出秋澗圖先生胡為此遊居知余讀書樂幽
寂况復野麋之性宜與水石俱西風蕭條秋氣餘浮

雲身世將何如江籬託詠太哀怨老松卧壑甘扶踈
逢時不作棟樑用且須著論希潛盤澗曲深幾

許長吞遠汎知攸徂百川橫暗細大不擇羞

與汚考槃有歌誰與伍山鳥山吟 友于張畫師王

下徒雲煙落帟何舒徐吾今屏居日已久為我作此

其良謨平生未常學學焉於此 乃古人尚友在

欲靜泊志可明而遠可喻 晚景然桑榆

去澹泊得似畫中無目即 骨相 丘 壑

幼輿畢此一事為成書此外 以有於 此外何

於余乎 時集錄古今事 業為調元事 錯

記上行 邳州道中

東來殺為姑 喜

貼漢以親王

徒為泥中進履屈亦至不爾安制重瞳兒往年親祀
濟北石此日還賦圮橋詩神龍變化不復見仿像鬼
物來陰機素書三卷不必怪要本老氏持其雌

飛廉館瓦研歌 癸巳六月六日病中作贈王冲霄

洛邑西遷漢雲心一炬南宮三月赤飛廉鍛翻化青

鳧老瓦淪胥何所得太陰凝魄祕興亡土花千年不

敢蝕劉郎杳杳秋風客神鳥冥飛憶初格豹章爵首

尾蟠蛇建章千門風冽冽磨礪頭角入孤園收斂松

聲聽蕭瑟墨花供筆發幽光長日玉堂生五色張華

博物見初心笑泚玄泓為渠說昭陵栢城初覩汝十

五年來莫渠別護軍紀漢明有書應劭箋形更精潔
道初在邇求轉遐半世看言眼空瀕冲霄持贈有深
意淡僻憐予如任俠一朝入手與神會過戶不知吾
履折嗚呼三代不復見兩漢規模儘堪說寶藏宜俎
瓦礫殊隄備有人來揭篋

昭陵拓城宋仁宗陵
也在河南華縣西南

七言律詩

登凌雲閣

布衣塵滿戴儒冠風袂來登上將壇棟藻雲飛朱戟
濕簷牙霜重玉梯寒風煙遠勝籌邊迫氣勢雄吞
水乾經略江淮有成算不須重展地圖看

登資聖閣

傑閣當年瑞靄氤亂餘金碧半塵昏豈知象教移中
土猶揭雄名護國門法界冷沉梁苑月寶香難返汝
陽魂傷心五嶺騰煙語舉世從風莫與論

過朝歌

山勢西來擁廢宮荒煙回首接南鄘緬懷藝祖初經
野忍見狂童到覆宗野水作聲知客恨幽花含露爲
誰容千年快意商郊戰流謗爭教有二克

銅臺懷古

都邑盤盤據四衝登臨形勢覺天雄歌樓暖響春風

細綺陌香銷寶氣空笑着孱王承宋弊至今姦孽擅
唐終憑高誰識神州恨付與衡漳日夜東

聞韶

灤水嵩呼萬歲觴綸章飛下紫泥香九天空有風雲
夢萬國爭依日月光草木變衰元氣活乾坤開霽老
陰藏兩都耆舊欣相告四十年來未省嘗

上王翰林

白衣如鵠禁闈春九萬曾搏北海鷗獨翼龍顏潛代
邸親承雲錦織天孫兩朝耆德尊元老千古雄文說
赦恩寂寞黃金臺下客詠歸心久在龍門

祇謁昭烈皇帝廟

一劍功成百戰場三年章武事堪傷力扶漢祚圖燃
燼規取劉璋出侮亡若論託孤徒啓篡試評含泣到
分香秋風一掬宗臣血五丈原頭落日蒼

燕城書事二首

都會盤盤控北垂當年宮闕五雲飛崢嶸寶氣沉箕
尾慘淡陰風貯朔威審勢有人觀督亢封章無地論
王畿荒寒照破龍山月依舊中原半落暉

朔風千里捲孤蓬斗酒難澆硯磊冑清濁滄浪知自
取蒙茸狐服竟誰從燕臺坐老黃金客甲第爭高白

三百个
至鍾撥土便成千尺榦露恩初不負崑松

望西陵

漳川北岸望西陵馳道東連講武城將略有餘開戰
伐墓碑無謂自題評一棺何在彌天力九錫徒誇盜
漢名千古遺墟冷煙底定軍山樹拂雲平

牧野道中

野人川浴振裳衣况接恩波沐鳳池莫訝出門何刺
刺須知去國自遲遲河橋飲餞無千騎文物聲名又
一時有淚不揮離別際西風空送鴈行悲

上史丞相

百揆端歸一相尊中臺潛隱北溟鯤人間桃李爭晴
晝天上風雲擁戟門驚蹇遇知思一顧家山回首惜
空奔幸蒙翦拂長鳴去會有文章報至恩

直中書省

紫禁彤庭尺五天沉沉碧綺鎖秋煙鳳池波暖鏘鳴
佩翰苑才疎愧昔賢人世好懷能幾度風埃長路已
三年綠陰好在西園樹辜負移床聽晚蟬

白樓晚眺

條山東峙畫幙開樓外長河一線來簷瓦蘸波鴛鴦
渚鏡鸞空影月臨臺千年事往情如昨滿目春傷恨

三百个
未裁更著野花留寶靨女墻隨意點晴苔

洛陽懷古

重城繚繞枕邛腰二水交纏會洛橋勢即土中多漢
制錦園林苑訝隋妖山川開闔悲今昔陵谷更遷笑
市朝萬古消沉竟何有揔成閒話付漁樵

遊玉泉山

山腰一逕轉雲蘿照眼平湖漲碧波形勝左蟠遼海
遠風煙還覺玉泉多自憐俗駕來逋客急遣清樽發
浩歌笑拂巖花醉歸去山林鍾鼎兩蹉跎

歸潛洞

眼冷朱門鶴蓋陰自開幽洞事幽尋飄蕭書劍三秦
客盤礴風雲萬里心竹澗度涼便夏水藥臼留暖愛
冬深何時爲濯長纓土丹竈茶烟共一林

至元七年庚午奉陪憲臺諸公

闕下賀正口號

盤盤帳殿敞彤庭天仗宵嚴擁萬靈玉筍東班分列
辟龍墀首拜認前星煙蟠鰲柱露吟袖樂泛仙音近
御幟歲歲大酺恩例溥自慙虛薄仰皇扃

司馬才卿暇日登昊天寺寶嚴塔有懷

高標直上跨蒼穹物外方知象教雄九陌市聲同曉

色兩都喬木動秋風
遙憐漢馬屯湘渚
安得長書附去鴻
寂歷村墟野煙外
誰家簾幙夕陽紅

題張府君墳丘

子係字行甫魯任判官孫二人

龍公祠下府君墳
尚勢西來虎豹蹲
翠琰盛傳千字誄
青衫還有讀書孫
喬林氣鬱丘山重
一水春涵德澤溫
白首故侯長健在
緊須着力大于門

別高屯田晦之

十年冠蓋幾相逢
邂逅燕城燕喜同
清賞已歌黎雪白
歸期休負牡丹紅
千屯曉月鞭聲底
一片田旌夕照中
自笑欲歸歸未得
草堂無地着盧鴻

佛狸祠

在瓜洲城

江山照眼舒清眺
千古興亡墮眼前
瓜步市長連野戍
佛狸祠古慘荒煙
拖樓看取平吳日
父老空傳飲馬年
此日不須開濁浪
好風都屬往來舡

送舍弟南歸櫟下

壬辰十月廿一日彰德相別

相思渭北常年事
遠送漳南恨別心
沙暖暫聯鴻雁序
霜寒淒斷鵲鷓音
兩鄉健在都能幾
千里含情老更深
慰託此懷知懇切
不交消息到浮沉

賦王詹丞宣賜玉杖

王諱慶字正甫藁城人

青宮宿衛舊將軍
家世今誰萬石君
千騎寵光承眷

願一枝方杖表忠勤靜臨春桂堂階月暖帶紅鸞扇
影雲若把瑤璣比良德健於羅結更溫文一作前日

效雲臺從此策高勳

癸巳清明後三日偕益津李士觀登太史臺

客中何處散幽懷放眼高明恐易裁兼覺形神未全
老試憑筋力共登臺山河繚繞陪京壯樓觀參差落
照開曳杖不知雙髯因銅駝巷陌晚歸來

德壽殿玉方池研

理宗所御德壽殿為太上皇後所居殿前熙講經殿

也現即碧絳歌

玉斲坤形震四溟丹書猶認壽官名紛紛落墨騰蛟

霧浙浙秋風拉瑟聲神物不知崑火烈碧絲今對玉

堂卿眼中多少興亡事白髮孤臣寂愴情

當時同僚承旨留中

齊學士劉東崖侍讀趙方漚皆宋人也

為周紫岩賦冬日牡丹

蘇州人右職出身新簽兩浙行省事中齋

賦索

翦翦江風十月霜寒梅時序見花王一枝重薦金盤
瑞滿幄濃薰麝粉香協氣暗扶忠節壯名葩來伴紫
岩芳故園從此恩光爛卷裏題詩半玉堂

聞友人買犀帶

聞君饒價買犀躔侶為精神見老年論品要勝華袞

三百十人
異垂腰猶欠玉魚懸通天即是裴公賜素髮其如白
傳顛留取百錢休妄費安排開歲置貂蟬

寄何參政

郎山山下讀書堂萬卷芸香綴夜光贊善昔推東道
主賢參高卧北牕涼林鳥返哺捷爲守易水悲風劍
客鄉擊筑會傾高麥酒滿壇秋草酌昭王

贈西雲上人

系海南高第

吏用公才不易逢茶烟都颺落花風登壇懸斷群機
息面壁傳心萬法通慧眼正來珠媚浦浮雲飛盡月
當空虎溪公案元瀟灑會約松軒一笑同

送參政南還冰泉

參政安公與僕定交於中初與同者
大德茂成春邂逅於京師樽酒談話追憶昔念
故舊之彫零感歲月之易邁情不能已者謹以唐
律爲贈既光回旆且寓愚意之所託云
黑頭蚤插侍中貂當日雲霄一羽毛忠翊殿庭稱謹
密量吞湖海見雄豪風雲慶繞調元鼎玳奉光含切
玉刀此去斯文應有記豐碑遠擬泰山高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三



